

譽 榮

工人日報
真刊明光至
漢書

作 華 韶



行印於書華新北京

譽 榮

作 華 韶

行印店書華新北東

榮 譽

作者 關 華

出版者 東北新書局

發行者 東北新書局

・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

基本定價 245 元

目 錄

- 一、劉懷義……………一
- 二、榮 譽……………二二
- 三、姚素琴……………三八
- 四、「北大荒」怎樣變成不荒的？……………五四
- 五、參加勞動才改變成人……………六六
- 六、「如今是我們的天下了」……………八八
- 七、弟兄們的「官司」……………九六
- 八、買賣婚姻……………一〇一

一 劉懷義

一 『逢「台」不上上「場」』

劉懷義有個外名，叫「逢台不上」。也有人說他是「逢「台」不上上「場」」。首先是上台不上，再就是升不上，又到老娘們幹的活：鋤台、磨台，碾台那就更不上了，家裏吃一擔水，也出老心去擔。上「場」是什麼「場」呢，要錢場。這「場」每天不上，心裏可亂癢癢的慌。

今年開春呀，大家都安往地裏送金了。生牛小祖長催他送。他說：「別忙，雪化化再說吧！」雪化之後，他又說：「隨場西南風把地皮「剝拉剝拉」再說吧！」又過了幾天他說：「趕過，過清明送也不晚！」大家的錢都送完，眼看著就誤事了，沒有辦法，小祖人夥只好替他送。過了清明大人卻忙着種麥子，到了錢山又種入田。可是他今天說沒吃糧，明天說沒種子，後天又說缺草料，天天吵電主任：「解決困難我好生產呀！」一直到種「芒種」五、

六天了，他的地還沒種上。他說：「過了『芒種』還能搶種十天呢！」小組長勸他，說他，教育他，批評他，把嘴皮都磨破了；他還是不聽。沒有辦法，大夥不能眼看著讓地撂了，只好又替他把他種上。大夥批評他懶，說他不會種地。他說：「咱是莊稼人出身，種地的事兒，咱明白；也喜早，也喜晚，也喜深，也喜淺，也喜勤謹，也喜懶。」大夥給他扣包米那天，他硬要「攪」，說「攪」地省事。他個人招人犁，連籽種都沒蓋。

沒有柴火燒，他也不去打，硬要把分到的一張糞耙劈了燒，老婆不讓，他就去揪房簷上的草，老婆又不讓，他說：「這秋咱們蓋新的，這老破房還要它幹啥！」一個大春天，今日去東家取一碗米，明去西家借一碗麵，後天又去借點油，又過一天又去要一把鹽。全屯五十多戶，家家都叫他借到了。大夥都說：「他是一個頂不滿的坑！」後來借不出來了，吃飯時叫他碰上，他不用你請，自己湊上去，摸一雙筷子就吃。不過這是最近的事，一頓半頓，誰也不好意思得罪這個二流子，都還沒說出什麼。

起先生產小組是按門挨戶編的。以後提出「組織小組要自願」。他第一個退出了小組。但他還說：「別看我是二流子，咱們各幹各的照量照量！」說的倒好聽，實際上却白天睡大覺，晚上就同他的幾個「老朋友」耍錢。一春天把老婆分到的襪子，孩子分到的汗衫都輸光了。因為

這，老婆同他吵了多少回仗，哭著勸了他多少回，可是他總當作耳旁風。

二 輸了棗紅馬

這一天吃過晚飯之後，他躺在炕上翻過來調過去總是睡不着。昨天晚上輸了半夜；下半夜牌「點」剛翻上來，偏偏民兵又把他們給堵住了。屯主任王河科批評了他們一頓，又勸了他們半天，他心裏直冒火，連一句也沒聽到耳朵裏。後來把他們幾個放開，把一付「牌九」沒收了。

「不行，非把老本撈過來不行！」他忽然從炕上跳下來，踏拉上鞋就往外走。老婆勸他上哪兒去？他說：「你管着我啦？誰也沒跟你穿一條褲子！」

他偷偷摸摸地走到李二家裏，好像一切都是預約好了一樣，全寶村的王新水（大家都叫他王壞水兒）、李二、趙禿子也在那裏。三缺一他來到正好抱住「門」。因為這幾天劉懷義老是輸給王壞水兒，昨天又輸給他兩萬多，今天一見分外眼紅。李二把豆油燈點上，從炕角摸出一付「牌九」。趙禿子把窗戶擋上，怕外人看見燈光。今天是王壞水「推」，他們三個「押」。王壞水把牌「揭」好，趙禿子、李二把票子押在自己「門」上，每人押了二千塊。劉懷義拍了

一下鼻子說：

「五千！」

王懷水說：

「要『現』的，你輸了誰去抽你的肋骨嗎？」

劉懷義心裏：明知道這幾天我的手頭緊，故意斬爲壯。他媽的一天沒錢，看我劉懷義不值

一個大『子兒』。心裏一冒火說：

「把我那匹馬押上！」

王懷水說：「光嘴說，頂屁便換，現在，誰還敢要你的馬，農會……」

劉懷義說：「好，好！果會見兒！」說着就往外走。這時天已大黑，走出去幾步說着不見了。

劉懷義回到家裏，老婆已經睡熟了。他在馬跟前站了很久，這時想想老婆，想想孩子，想想平常屯主任王同科勸他的話，心裏也直猶豫。不過今天王懷水兒給這口氣實在嚥不下去，真是，人在世界上一天沒錢，別人就不把你當人看！心一狠把馬鞭解開牽着就往李二家裏走，正好沒有碰見人。

到了李二院子裏，劉懷義要把馬牽給王壞水，起初王壞水不肯，後來看看有便宜估，一匹肥實實的棗紅馬，值二十多塊錢，也就答應了，覺得把馬買了明天牽到街上說能賣三十多萬，往外一賣別說幾會誰也找不着。

劉懷義有了錢，一張口就下上五千。這時王壞水兒已經有些心虛，趕忙把牌送給他。

到了後半夜的時候，劉懷義的牌一呈已經翻了好幾個「過兒」。輸了的時候，他先把木錢撈過來再散場；趕到把木錢撈過來了，看看牌「點」極盛，又想贏幾個再散場。半夜過後，牌「點」慢慢又不行了。越輸越發火，越發火越往上「押」的多。約摸有四更天的時候，二十萬塊錢輸的剩了四萬。這時心火一冒三尺多高，一傢伙就押上兩萬。王壞水兒有了木錢自然也不在乎。王壞水兒把牌送給他，他揉了摸揭牌一看，沒有王壞水的「點」大，兩萬塊錢叫人家給「煞」走了。劉懷義只剩下兩萬塊錢了，便往桌上一拍：「說這一下子了！」王壞水兒把牌送給他，他心裏卜通卜通直跳，半閉着眼睛，用手慢慢地摸。頭一張一頭兩個眼兒，一頭四個眼兒，是個「六套」，第二張一頭兩個眼兒，另一頭一個眼兒。他往桌上一擰大叫一聲：「皇上！」心想這回可沒跑了，李二趕忙一撿手：「小聲點！」劉懷義把牌揭開往桌上一放，也不知怎麼回事，大概是心裏一慌摸錯了。一張「六套」，一張是「二版」，正好是個「三十」。

結果最後的兩萬塊錢又叫王壞水兒給「煞」走了。

王壞水兒一看劉懷義錢也輸光了，馬自己也麻過來了，這時不溜邊等什麼時候？就故意說：

「不好，外邊來人了！」一口氣把燈吹滅，趁黑鑽出屋去。等他們三個走出門去的時候，王壞水已經騎上馬竄出去一百步開外了。

趙禿子沒輸也沒贏，就走回家去。李二纔贏了幾千塊錢，跳到炕上就睡了覺。劉懷義像死了爹一樣（他爹早死了）低着頭往自己家裏慢慢走。

三 離 婚

第二天一早他老婆許桂蘭起來之後，看見丈夫兩條腿伸得直挺挺地，在炕那一頭輪着，呼嚕打得像雷一樣。她不知道丈夫是夜間什麼時候回來的。許桂蘭嘆了一口氣想：有他直當作沒有他，現在也有地了，把馬好好經營住，跟人家換工把地種上算了。反正狗改不了吃屎，多磨他還不是這樣。她走出屋門，向馬槽一看，馬不見了。「那匹棗紅馬哪去了呢？」不用問他個騰出去了，他早就要倒騰出去，沒讓牠。這幾天他沒錢了，沒有錢，他什麼事兒作不出來！

許桂蘭回到屋裏，擰着丈夫的耳朵大聲說：「你起來，你起來！你把馬倒騰哪兒去啦？」劉懷義半天纔慢慢坐起來，他還是迷迷糊糊。坐起來之後，揉了揉眼睛，聽說老婆問馬，自己明明沒理，却發脾氣地說：

「什麼？什麼？馬？我知道嗎？你問我，我問誰呀！」

老婆知道跟他扯不清，就抱着五歲的小兒子大珠找屯主任王同科去。到那裏沒說出半個字，便大哭起來。

許桂蘭說：「我們這一家人家，算是不成一家人家了，從我過門兒，沒過過一天好日子。」說着抱起孩子就往回走，一面仍哭着說：「他願意跟誰過，就跟誰過去吧！我們娘兒倆，沒功夫跟他生這口閒氣！」

王同科想勸他幾句，但也沒什麼說的，許桂蘭一發脾氣誰也勸不下，況且他倆口這股氣，也不是一天半天了。

許桂蘭回到家裏，收拾了幾件棉衣服跟一束被窩，抱着大珠就往外走，劉懷義看着不對勁，就拉住她說：「上哪兒去？」

許桂蘭連看也不看他一眼說：

「願意上哪兒上哪兒，俺娘倆在這兒擔你的道，我們走了，你好痛痛快快地去要錢！你願意找誰過，找誰過去吧！我沒功夫跟你生這口氣！」

劉懷義，知道老修的脾氣，十來年的老夫妻了。她一生氣就回娘家，住幾天不用叫她，就自動回來了。不過這回可不一樣，現在婦女跟男人「打八刀」（離婚）的可不少。……也好，你走了再沒有人天天給我打吵子了。點腿子一個人倒自在。不過，他的孩子，五歲的大珠他捨不得，就說：

「把孩子給我留下，願意滾哪兒就滾哪兒去，偷男人養漢我也不管！」

老婆吐了他一口唾沫說：「呸！你不要臉，你問問，孩子跟你不！」

大珠的胸袋往媽懷裏一扎就哭着說：「媽！我不跟他，我不跟他！」

大珠五歲了，從這話起，他既不叫爹媽，也不跟爹說話。張口「他」，長「他」，短「他」，「爹」也不叫。劉懷義在村裏，在老婆跟前不說，在五歲的孩子面前，也認得臭氣難聞了。

劉懷義這時心裏雖然也有些難受，不過心裏那股火，按也按不下去。就照著老修孩子連踢帶打說：

「滾，滾，願意滾哪哪去！有本事一輩子就別進我這個門兒！」

許桂蘭本想同他鬧一場，但到了這步田地，還鬧個啥？氣也受够了，打也挨够了。現在他連馬也倒騰出去了，該心不給老莊孩子過了！於是連頭也不回，徑直向不遠的娘家——棧榆樹屯走去。

這事情不多大功夫，就傳遍了全村，誰也不想去勸許桂蘭，都說：「叫他受得啦！以後看他改不改！村裏誰也別管他！」

四 「我沒有了吃你」

老莊跟孩子走的時候，劉德義正在氣頭上，當時恨不得一下揮出她的美永遠別回來心裏又痛快。可是老婆孩子剛一走，氣消了消，心裏就有些難受，首先是這孤單的慌。昨晚熬了一宿沒合眼，眼圈弄得血紅，嘴裏又渴得厲害，撈着瓢喝了兩瓢涼水，只被被窩裏上騰氣倒更便睡。

一直睡到吃午飯的時候，這時心火完全沒有了。肚子裏餓的咕咕嚕嚕亂叫。叫老婆去作飯吧？老婆走掉了。又一想：真是，立起來五尺高，躺下五尺長一個堂堂漢子，到哪處不出一碗飯吃，那臭娘們，天天叨叨咕咕地有她沒她也一樣。八路國家誰還不給碗飯吃！想着便走出門去。

上午，电子裏人都下地回來了。誰見了也不答理他。各家院裏的煙囪已經不冒煙了，火瓶飯已經做熟，他隨便向趙福九家走去。福九大爺正在端着一盞麻粘豆包往炕桌上放。這時，他規着個臉一進門就笑着說：「大娘，你們忙呀！」

福九大娘翻了他幾個冷眼說：「不忙怎的，什麼都一忙一進去了。你媳婦兒一走，你可心靜了，更沒有人搵連你了！」話裏一股熱刺刺的味兒，聽到耳裏很不好受。

劉懷義說：「大娘，提她幹啥？那臭娘們兒……」

這時福九大爺也和他的大兒子大哼從地裏回來了。身上叫土蕩的像個泥人。卸了馬，給牲口添上草就去吃飯。劉懷義笑嘻嘻地湊上去，半個屁股坐在炕邊上，伸手就拿起一雙筷子。福九大娘白了幾眼也沒說啥。可是，大哼伸手把筷子給他奪過來說：

「誰給你預備的現成飯！」

劉懷義說：

「噯，噯，大兄弟，你，你脾氣這麼暴躁啊！大哥我，兄弟你，咱們不是一家人嗎！」

大哼說：

「誰跟你二流子一家？」

劉懷義也瞪起眼睛說：

「怎的？你反對天下窮人一家嗎？你不團結呀！你！」

大哼說：

「滾出去，滾出去，現在不是早先了，還吓唬誰呀！」說着拉着劉懷義的胳膊就往外扯。

劉懷義說：

「一走就走，離了你這個門還能餓死誰怎的！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說着人模人樣的走出門來。

他出了門，迎面走過來幾個孩子。一個孩子喊了聲「一二一二」其餘的便齊唱起來。起先什麼：

「春天送幾種大山……你看那二流子，招天要大錢……也沒聽清唱的什麼，及至他聽見歌子中有自己的名子，可就一個字一個字的入了耳：

「有個劉懷義呀，一天九一推的款；有心上場沒錢不算咱……依個呀呼嘯……」

「牽匹滾紅馬呀，作價二十萬，上場一宿輸個乾大乾……依個……」

「他妻聽着信呀，兩眼淚不乾，將馬輸了擺哈去生座……」

「他被大脾氣呀，心中不耐煩，眼珠一瞪小嘴罵的歡……」

「他妻生了氣，怒火衝上天，一怒之間離婚不回頭……」

他聽到這裏，心裏立時火長三尺，怒氣沖天。罵了幾句，回家倒在炕上又睡。

五 爹爹的話

鍋了一會，孩子裏飯的難受，從炕上爬起來，在屋角一個小櫃裏有一斤白麵。這是前幾天政府賞給的麥種，他帶著爸爸磨了麵後吃完剩下的。這時心裏有了招兒：今天可以對付了，過去今天再說明天。於是急急拾鍋煮飯，他煎作疙瘩湯。但活到四十歲的人了，疙瘩湯還沒作過。添上一碗多水就燒火。不多時，水燒開了，把麵往鍋裏一倒，但灶門裏的火已經着到外面去了，麵也顧不得搗一搗，趕忙又去澆火，把柴火下死勁往灶門裏填，火滅了，等他又生着火的時候，揭開鍋一看鍋裏的一碗麵已經成了一個人麵疙瘩。外皮熟了，裏邊還是生麵哩！他生氣地把鍋蓋上，又躺到炕上，這一回決心好好睡一睡，睡到明天算了。明天再想辦法煮吃的。

這一回，他可無論如何睡不着，肚裏餓的難受，心裏惱躁的更難受。現在混到這步田地：誰也不理，連一碗飯也不值了，老婆孩子也叫自己給逼跑了。

劉懷義這個人，遊蕩流蕩，已經二十來年了。人家說這個人學定了，沒個改。他自己也向來是這樣想；人生苦短，自在一天算一天。拚命幹活的還是個蛋。雖然平分土地之後，村中像他這樣的人，改變的已不少了，不過他還是一外甥打燈籠，照舊。別人勸他的話，開車裝也能裝幾大車了，可是他卻當做耳邊風，反而當得當個二流子煙光柴似的。

今天可就不一樣了，他開始覺得當個二流子有些吃不開了。於是輪在炕上翻過來調過去，褲袋裏比碎錢還亂。想想這，想想那。躺着的時候，覺得坐的好，坐起來，又覺得躺着好，心像跑了鬚繩的馬，不知如何是好。

傍黑的時候，他猛然從炕上爬起來就往屯主任王同科家裏跑。到了那裏，王同科正在收拾糶把。他在旁邊一聽說：

「主任！看看我姓劉的還有治沒有？」

王同科抬頭一看，見是他，一時摸不着這句話的頭腦，便說：

「什麼有治沒有？」

劉懷義乾乾脆脆地說：

「我還能學個好人不能！」

王同科明白了，大概他受了這回打擊要轉變了。本來許桂蘭走以後，他就想去勸勸劉懷義。又一想還是圖他一擱好，整整他，讓他自個醒過腔來就好了。沒成想一天沒過，他倒找來了。就說：

「怎不能呀！你要下決心轉變，可光榮啦！」

劉懷義把衣裳脫下來往旁邊一掄，拍了拍胸脯，像跟誰打架似的大聲說起來：

「主任！我劉懷義壓根兒可不是壞人呀！從爺爺那一輩……」

他說嘮起來，越嘮越起勁。從爺爺抗大活嘮到爹抗大活；從他小時候嘮到大，又嘮到「八一五」入砲響。嘮到生氣的地方就蹣蹣腳，嘮到難受的地方就嘆口氣。起先王同科知道他是個「花活子」，不高興聽，後來聽聽他講的都是真話，就叫他講下去了。

劉懷義說：

「……那一年的秋天，前祿還沒有割的時候，我爹從縣衙門裏辦包廬子出來。我去接他。那時我十五歲了。走到一個鎮子上，我爹領着我進了一個大飯館子。我真想不到：我爹五十多歲了，一輩子抗大活，看見個錢比碗盤還大，怎麼能捨得吃館子呢！況且打這麼一場官司，爲往外抽他把三垧地都賣光了。抽他剩幾個錢，回去就不過日子了嗎？連飯館的跑堂的也疑心：

這麼一個老十，怎敢來吃館子！

我爹大聲叫着堂倌說：

「來兩個菜，一壺好燒酒！」

館子裏滿屋答應，堂倌又把這句話大聲重了一遍。

我當時幾乎是笑着對爹說：

「咱們儉省點吧，爹！回家，我，媽，姐姐還沒吃的呢！咱們倆你把那三塊地賣了，這不
是就剩這麼點錢。」我把剩下的四吊錢又掏出來讓他看。

我爹也不哼。堂倌端上一壺酒，他端着壺嘴就一下喝乾了。回去他連酒壺都不嚐。

出了館子，他暈乎乎，我扶着，生怕他卡倒。他笑着說：

「孩兒，你真是個傻瓜，人生到世界上，自在一天算一天，你看：從你爺那一輩咱就下地
出牛力，過年連頓齋麵飯子也捨不得吃，冬天穿不上棉，夏天穿不上單……奔到現在，奔得煩
家滿座，連你姐姐也沒有了。你看：人家那啥活不幹的，搶人家，偷人家，剝人家的人，像高
純得那號玩意兒，誰擋誰，還不是一樣享福？都說作惡到陰間入地獄，誰也沒看見。你這輩子
可別跟你爹你爺學了，長大了光棍漢子一條，混哪兒算哪，這世界不喜好人呀！我跟你娘，都

是快入土的人了，還能活幾天呀！」

我聽了以後，心都要炸了。我姐姐本來有婆家，因為借地主高純得一吊錢，三年沒還上，驢打滾的利非要我姐姐當他的小老婆不行，地主的小老婆不是人當的呀！我爹不願意，他把我爹送到縣蹲笆籬子，人家同官家，同胡子都有連手，咱們還能行嗎？地花光了，人脫不了還得給。

不久，我爹死了，又過二年，媽也下世了。利我光棍漢子一條。報仇的事，把我的心弄破。我想當兵，又想當胡子，可是什麼也沒當成，仇也沒報了。心裏難受，以後便流落到縣城裏。亂七八糟地什麼都幹。反正沒心思幹正事。爹爹的話，記死在心裏。……」

以後，劉懷義從那時又說到「八一五」大砲響。

他同王同科說：

「主任，我這個人是壞透了，我吃喝嫖賭什麼都幹過。現在只剩下賭和不幹活這兩條！不過，我這個壞……」

王同科說：

「是呀！你爹的話不假，那時候舊世界不喜好人，把你造壞了，現在呢？世界變了，咱們

該翻翻個兒了。你再不改，你說這怨誰？」

以後，王同科連批評帶勸，和他講了好半天。劉懷義吁了口氣，把觸袋低下去，也不吱聲。

六 什麼都回來了

第二天，屯主任王同科派人去叫劉懷義的老婆。許桂蘭原本是一時生氣纔開了這一場。到了娘家一想：好壞他總還是個「丈夫」，已經過了半輩的夫妻了。這時她也想起乍「過門」時丈夫對她也不錯，娘，和娘家的鄰居又特別勸她，她就先後悔了八分。看見村子裏的人來叫她，並說：「劉懷義變成人，算了吧，老夫老妻半輩子啦，還嘔這氣幹啥！」

許桂蘭抱着孩子回家去，在路上，她可嘆了不少氣，流了不少淚，把孩子的肩膀都掉濕了。心想：「以後他再不轉變，日子可怎過呀！」

不多時到了自己的家門口。劉懷義這時正在炕上躺着，聽見外面有腳步聲，隔着窗戶的一塊小三角玻璃一看，老婆回來了。他本也想着讓老婆快回來，現在既然回來了，他可又想擺擺丈夫架子。老婆進門之後，他仰面朝天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白了白眼睛說：

「誰叫你回來啦，有志氣就別進我這個門兒！」

許桂蘭從頭到腳全涼了。剛邁步進了門兒，就碰這麼個釘子，原來他並沒有轉變呀！抱着孩子回頭就走。劉懷義見事不好，就跳下炕來拉住她說：

「孩兒他娘，別——別生氣，我，我改不行嗎？」

許桂蘭也不理他，在門口站了一會，鬆口氣回到屋裏，把孩子放在炕上，就坐在一旁嘆氣。

劉懷義說：

「孩兒他娘，做點吃吧！肚裏餓的眞難受！」

說得怪可憐的。許桂蘭仍然不看他一眼，就去收拾鍋。揭開鍋蓋一看，裏面煮了一個大麵疙瘩，起初她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一想明白了。弄得哭笑不得。

不一會，老婆把這大麵疙瘩重作了一番，吃了一頓回鍋的「稀罕飯」。

到了上午，屯主任王同科，生產小組長李全海攜着二斗糧食給他送到家裏。王同科說：

「劉懷義，只要你改一改，肯幹活兒，大夥都願意幫助你。這不是，你們小組只兩家，就自動借給你二斗糧食！」

李全海說：

「咱們村老二，趙亮子都下決心轉變了。現在大夥都瞪眼瞧着你啦。咱們這國家，老當一輩，誰上可不行呀！」

王同升又說：

「你那匹索紅馬，咱們去全寶村交涉交涉，人家要不給，人夥幫也替你買一匹！」

許村蘭揉了擦眼淚說：

「人家呀，咱沒發好。」轉臉又對王同升說：

「改不改，就看他長不長志氣吧！」

正說時，聽見外面有馬蹄聲，人家一看是全寶村村主任賈福成，他牽的一匹馬，正是劉懷茂的。他把馬拴到外面槽上，一進門就笑着說：

「俺村那個下水兒，找他幾天也沒找到，昨天人夥兒他牽匹馬回去，纔知道他「毛」在這兒要錢。這匹馬公認給你們村。要是劉懷茂轉變，我們把這匹馬情願退還他；他要是不轉變，這馬交村上處理吧！」

王同升說：「劉懷茂，你怎麼樣，改不改吧，現在什麼都回來了。」

劉懷義這時混身千萬八千個毛孔都服服在地，心裏真比打他幾巴掌還難過。就說：

「轉變不轉變，我嘴說也不算，大夥兒以後看着吧！」想着，又生了氣，恨自己這個人太壞，就自己狠狠地揍了自己幾個嘴巴子，別人連忙拉住他的手。

五歲的人球也走到跟前說：

「『爹，你改吧，我跟娘以後都沒你！』」

孩子五歲了，從懂事沒叫過他一聲「爹」。這時他拉着孩子的小手，思前想後，一滴熱淚掉了下來。許桂蘭也在一旁掉了淚。

七 一條尾巴

故事到這裏算結束了。但在翻地一翻完了的時候，筆者又到他們村子裏去了一趟，關於劉懷義，又聽到一些新的事情。

自那以後，劉懷義就參加勞動了。起初手脚磨出了泡，幹一天活，晚上躺到炕上，混身的骨頭節都像斷了一樣，棒打也不想動一動。第二天又得早早起來下地。翻地的時候，太陽晒得脊樑曝了皮，痛得像開水澆的一樣，兩隻眼睛被晒得晚上什麼也看不見了，眼前直冒金花。可

是，他卻咬牙熬過來了。每天下地回來，老婆快樂地跟他說笑，孩子拐着小腿給他端水端飯，熱熱的叫他「爹爹」。屯中幹部及羣衆不斷地鼓勵他，幫助他，兒童們又編出了他轉變後的新歌子來唱。他從這些，得到了力量和決心。

痛苦的磨鍊很快就過去了。難關三遍過後的劉懷義，飯量也增加了，吃得像個紅泥鰱那麼胖。兩隻手起了很厚的「繭子」。他把自己的地侍弄得很好。

家庭關係再也不像以前了，一家三口，過的一天一天熬乎，一天一天對勁，別說吵架，連眼也沒瞪過一次。連丈母娘在兩月間也來看過他們一次。

他們村於六月十八就掛鏟了。掛鏟後村裏開了個會，劉懷義在會上也講了話，他揮着兩根紅榆木棒樣的胳膊說：

「早先我是個臭得連狗都不聞的人，早先那個世界把我踢蹬壞了；現在咱們「八路國」家，大夥把我改造好了。咱們以後，都學好人，都能勞動，叫「流子斷種！」

大家拍着巴掌。許桂蘭在一旁喜的閉也不下嘴。

四八·七·齊齊哈爾

二 榮 譽

一 苦 悶

一九四八年四月，甸子寒枯麥的草抽出新芽的時候，富民村的張老板子趕着膠皮轆轤從區裏接回來一位榮譽軍人。這個人中等身材，稍稍的臉上顯着微黃，左眼瞎了，右腿有點跛。

在區上，區長就告訴張老板子：「劉運誠同志是江蘇人，戰鬥英雄，爲咱們老百姓拚過命，流過血；現在到你們村上，人生地疏的，你們應當好好照顧……」還把這個意思寫了一封信給富民村村主任金柱。張老板子把車趕到村公所的院子裏，還沒顧得卸牲口就跑到大街上說：

「咱們村上又來一個榮譽軍人，是個戰鬥英雄。嗨！那小伙兒，真行！路上給我嘮了不少的嘯，說起前方咱們那大砲筒子，比老牛腰都粗！」

上，任金柱就說：

「劉同志，你是爲咱們老百姓流過血的人，有什麼意見儘管說，只要咱們能夠辦得到的，一定盡力辦。你們南方人，恐怕到這兒不會種地？那也不要緊，咱們這兒有互助小組，你就是不幹活，有咱們老百姓吃的，就餓不着你！」

這話前半段還沒有什麼，後半段劉運誠聽了很不耐煩，就說：

「我在家是養活人的，參軍是要打倒那些專叫人養活的，我不到村上便罷，既然到了村上，不缺路膊不少腿的，還指望人家養活？」

任金柱說：

「那是：那是呀！」

早先，劉運誠還是一個農民的時候，他也曾經幻想過自己有一塊土地，有幾間房子，有一頭牛。現在他不想這些，他想的是另一件事：自己成了「二等殘廢」，仇沒有報，一輩子都完了。

劉運誠參軍整整七年，入黨也已五年了。在無數次的戰鬥中，負過四次傷，立過三次大功，得了兩枚特等戰鬥英雄的獎章。他打起仗來勇敢頑強，有一股仇恨的力量在支持着他。他過去時常想：反動派一天不徹底消滅，自己的血海深仇便還算沒有報完，自己就一天也不能離

上，任金柱就說：

「劉同志，你是爲咱們老百姓流過血的人，有什麼意見儘管說，只要咱們能够辦得到的，一定盡力辦。你們南方人，恐怕到這兒不會種地？那也不要緊，咱們這兒有互助小組，你就是不幹活，有咱們老百姓吃的，就餓不着你！」

這話前半段還沒有什麼，後半段劉運誠聽了很不耐煩，就說：

「我在家是養活人的，參軍是要打倒那些專叫人養活的，我不到村上使罷，既然到了村上，不缺胳膊不少腿的，還指望人家養活？」

任金柱說：

「那是……那是呀！」

早先，劉運誠還是一個農民的時候，他也曾經幻想過自己有一塊土地，有幾間房子，有一頭牛。現在他不想這些，他想的是一件事：自己成了「二等殘廢」，仇沒有報，一輩子都完了。

劉運誠參軍整整七年，入黨也已五年了。在無數次的戰鬥中，負過四次傷，立過三次大功，得了兩枚特等戰鬥英雄的獎章。他打起仗來勇敢頑強，有一股仇恨的力量在支持着他。他過去時常想：反動派一天不澈底消滅，自己的血海深仇便還算沒有報完，自己就一天也不能離

開戰場，只要有一口氣在，決不能回到後方來。然而與他想的相反，這一切還沒有完全實現，他成了「二等殘廢」。在彰武戰團中他的左眼被子彈擊瞎了，另一顆子彈打進右面的大腿骨裏，動了幾次手術也沒有拿出來。這次受傷剝奪了他重新回到前方的能力。他過不慣後方的生活。然而，現在組織上讓他回後方參加生產了。他心裏十分苦悶、難受。

他慢騰騰地跟在任金柱後面走着，他們倆誰也沒有說話。終於任金柱又想起一個題目來，說：

「咱們村上西部隊還有一個榮譽軍人，姓王，也是江蘇人，在前方當過排長；他還是咱們區上的榮譽軍組長呢！」

這話引起劉運誠很大的注意：姓王，江蘇人，排長？……他想，可能是相處三年的老排長。馬上就說：

「好，你領我去看看他。」

二 意外的巧遇

當他們到了西部隊，任金柱領他走進一個大院的正房的時候，他看見幾個老鄉正圍着一個

人談話。這個人穿著一身青色新棉衣，瘦瘦的臉，細長條兒，兩隻緊定的眼睛炯炯放光。他坐在一張椅子上，一隻右腿被鏢掉了，椅子旁邊放著雙拐。劉運誠走上去抓住他的雙手拚命的搖晃：

「王排長，嚇呀，王排長，王排長！」

劉運誠在王排長的領導下生死相隨三年了。他們行軍，吃飯，睡覺在一起，打仗在一條戰線裏。有一次他負了傷，王排長河邊敵人的火力身鎖把他擱了下來；另一次，王排長同三個敵人拚刺刀，他衝上去解了圍。去年彭武戰團，王排長比他早一天負傷，以後就沒有聽到王排長的消息。想不到在這裏遇到了。他高興的不知道說什麼好，他要流出眼淚來了。

王排長也拚命握著他的手，高興的說：

「劉班長，嚇呀，劉班長，劉班長！」

他們真想不到在這裏會面。有多少話要說啊！他們一塊回到王排長的營裏，便細談起來，從他們分別開始，談到那次彭武戰團，談到他們軍中誰誰立了功，誰誰負了傷，誰誰犧牲了……劉運誠把他在醫院裏聽到的，他們連在四平城圍中，連長犧牲了，俱全連軍體立了功的事告訴王排長，王排長說：

「是的，一個英雄犧牲了，會出現更多的英雄！」王排長又說：「你到後方來就知道了，咱們的血沒有白流呀，你看後方有多少窮人翻了身啊！」

劉運誠低下頭來，想起了這些天來的苦悶，說：

「我這幾天真難受。覺得反動派沒有徹底打倒，自己成了二等殘廢，不能再上前線。這一輩子算沒有出息了。到村上生產，人生地疏，東北這個地方的莊稼活自己又不會。」

王排長說：

「哪裏有草家，哪裏就有咱們的家。只要肯向羣衆學習，生產慢慢會學好的。我乍來時也有點不安心，現在村上可有不少朋友呢！」

兩個人沉默了一刻，王排長問劉運誠說：

「你的組織關係帶來沒有？」

「帶來了，還沒有給任金柱。區上說他是這裏的支部書記。不過，我不打算在這裏呆下去……」

「明天交給他，安心在這裏生產吧。」

「喂……」

第二天早飯以後，王排長領着劉運誠參觀他的家：一匹馬，一隻老母豬和好幾隻小豬羔，五六頭羊。院子裏有一片沒編成的蓆子和幾捆蓆片子。他對劉運誠說：

「我在這算安家了。好天就拄着拐放放羊，陰天下雨就在家編蓆子。四五個月中，豬羊都下了崽，加上編蓆子，賺了幾百塊錢呢，置了一套新衣服，吃喝富富有的，自己還有兩隻手一條腿，靠自己吃飯，不能叫人家來養活咱。」

三 在前方戰鬥在後方生產

劉運誠從王排長家出來，一路上，不住低着頭想。起先覺得自慚，懊悔，後來心裏慢慢就開朗了。這應該是屬於王排長的力量。回到村子裏就把黨的介紹信交給任金柱。任金柱看了，熱情地握了握他的手說：

「咱們村裏原有七個黨員，你和王排長一來，就有九個了。今天晚上準備開一個會討論討論咱們黨員怎樣領導生產。現在村子裏問題可多了。自從平分土地以後，地主富農不安心，中農怕冒尖，貧僱農中有些不托底，還有個別的二流子搗蛋……」

劉運誠說：

「把我編進生產小組裏去吧。我殘廢的腿在前方長途行軍趕不上腳，在後方生產還不妨事。」

過了兩天，文鳳山的生產小組往地裏送糞，劉運誠出現在糞堆旁邊在那裏裝車。

種地的時候，起初劉運誠只能扶拉子，壓碾子，趕套。後來連扶大犁，踏種都學會了。

割頭遍地，生產小組五六個人，他掉在末後尾，纏不上腳。後來，在割三遍地的時候，他緊跟在打頭的後面，誰也拉不下他。

天不亮，他跟大夥一塊下地去，披著星星回來的時候，往往是滿臉泥，一身汗。

「立秋忙打澆，處暑動刀鐮」。一個下午王排長趕著自己的馬車抽空去看劉運誠，正好劉運誠下地回生產小組割莊稼去了。他的馬在院子裏槽上拴著，不時嘯嘯地叫；豬也在圈裏不安地來回跑。王排長給馬添了一伙草，給豬拌了食，然後走到他房子裏，炕上放著一頂沒有編好的草帽。

從東間屋進來一個老太太，笑著說：

「聽著劉同志的門簷，我當是誰呢，是王同志，到我們屋裏坐坐吧！」

這是東間屋老范頭的老婆，她站在那裏滔滔不絕的說：

「這位運誠兄弟可能幹啦，真沒白當咱們革命軍人呀！割地時那鋤頭「沙沙」地，攪一灘糞糧食像玩的一樣，挑兩桶水簡直一溜風的跑。」

等到滿天星星的時候劉運誠回來了。在黃昏的燈光下，王排長看見劉運誠的左手脛粗了許多。王排長摸了摸，問他是怎麼回事。劉運誠說：

「不怎麼的，保四平時這裏不是受過傷嗎，這幾天小組發起競賽，幹活猛了點，腫起來啦！」

這事情組長文風山也知道了，說小組會議要他休息，他堅持不肯。還說：「在前方曾經輕傷不下火綫，在後方爲什麼子脛痛一點就不能生產？」

王排長說：

「是的，在前方我們同敵人戰鬥，捉俘虜，繳獲武器。在後方，我們就積極勞動，生產糧食。」

不多時，東間屋那老范太太又來嘮扯：

「運誠兄弟真能幹呀，咱們莊稼人就喜歡這樣的人。你以後成咱村的人了，成個家吧，我

給你保媒！」說完自己咯咯笑起來。弄的劉蓮誠不好意思地紅了臉。

四 安家

陰曆十月中旬，劉蓮誠趕賣自己的馬車，上城裏送公糧了。當他想着他在前綫打過仗，現在他又是送公糧支長而總的軍官軍人，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和愉快，覺得自己並不是一二三等兵，而仍然是一個戰士。

交上公糧，他趕着馬車往回走，出了大衙揚鞭子趕，後面一個女人的聲音叫道：

「劉同志，站一站！」

他回頭一看，是東鄰二楊家姑娘楊青枝。

楊青枝一面笑着上了車說：

「現在要麻煩你，趁趁車子。昨天我到姑姑家一溜……」

劉蓮誠把自己的大簍給她鋪上，鞭子在空中曲捲幾遭，馬揚起蹄子，就在大路上跑開了。

楊青枝這姑娘，劉蓮誠是很熱識的。她是全屯女人中最能勞動的一個。無論是送公、種地、割草、打場，到處都見到她。他們住的很近，她見了劉蓮誠有時表示很天真很大的愛

近，有時却又紅着臉，顯出羞怯的樣子。她上了車的時候，劉運誠好像有啥話要和她說，然而想了半天並沒有什麼話。於是便專心一意的趕車不去想了。

馬蹄子揚起一股塵土，迅速向前奔跑。

楊青枝先開了口：

「聽說劉同志是江蘇人，江蘇離這裏挺遠嗎？」

「是，挺遠。」

楊青枝問：「那，你不想家嗎？」

劉運誠說：「想家幹什麼呢，哪裏有咱們老百姓，哪裏就是家。」

「劉同志家裏什麼人都有嗎？恐怕孩子也好幾歲了吧？」

劉運誠笑了笑，不好意思地答：

「嗯，沒有娶媳婦，那裏來的孩子！」

楊青枝心裏微微一動，也笑了笑說：

「爹媽都在嗎？」

劉運誠低下頭來，很久，吁了一口氣：

「爹媽死了，在抗戰中，國民黨開磨擦，叫連珠軍穆死了！」接着劉運誠敘述了他自己的故事：

他是一個窮人，爺爺、爺爺都給人家當傭工。一輩子腰桿都累彎了，還擋不住受窮。八路軍到那裏的時候，他自己纔二十歲，便參加了八路軍。就是那一年國民黨開磨擦，到處慘殺抗日軍人家屬，他父親母親就被殺死了……。

劉運誠說完自己的故事，楊青枝打從奉天逃荒說起，也敘述了自己的身世。

也不知什麼時候，馬越走越慢最後竟至站下來了。劉運誠暗笑自己不該忘了趕車，急忙往馬身上加了幾鞭，馬跑起來了，纔又回頭來和楊青枝說話。

從此不久，村中就流傳說：「楊青枝跟劉運誠好了。」上次給劉運誠說笑話的老范太太，真給他們當了媒人。她兩頭一撮合，劉運誠、楊青枝自然十分滿意，就是楊青枝的父母也十分贊同。因為劉運誠能下力，肯吃苦，人品又正道。對姑娘一定好待承。

過了不多時候，兩個人就結了婚，成了全村一對好夫婦。

五 無尚的榮譽

一九四九年的一月初，在全省勞模大會的會場上，並排坐著兩個青年人。一個人只有一隻眼睛，另一個人少了一條腿。這是劉運誠和王排長。他們被選為榮譽軍人的生產模範，上會場會來了。

會場是設在一座巨大的樓房裏。這裏佈置著各式各樣的標語與漫畫，五光十色的獎旗。毛主席的大像，掛在會場的中央。

會上一個農民在報告他的生產成績和經驗。

王排長用胳膊碰了一下劉運誠說：

「呃！不大一會兒就該著你的典型報告了，準備的怎麼樣？」

劉運誠心裏卜通卜通跳了兩下說：

「報告什麼呢？實在沒有什麼可報告的！」

「有什麼說什麼！你早先在戰鬥英雄的大會上怎麼報告啦？」

劉運誠拿出一本小冊子來：

「你看報告這些行不行？」

王排長看上面是用歪歪曲曲的字寫著：

種地三畝五畝，打糧十八石，

編席子九領，賣洋六十三萬元，

熬鹽二千一百斤換馬一匹，白布三丈，

打洋草……

王排長說：

「行，這樣報也行，不過最好不要先講那些數目字。說一說自己經過的事情，心裏的話。」

劉運誠真不知「經過的事情和心裏的話」怎麼說法。

「現在請榮譽軍人勞動模範劉運誠同志報告！」台上的主席宣佈。台下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劉運誠慌慌張張上了台，總有些心跳。他立正向毛主席像行了學手禮，向主席團和全體勞動模範行了學手禮。然後說：

「同志們！」然而他發覺自己的本子忘在座位下了。他心裏一着急，那些肚裏背誦得透熟的數目字，現在沒有本子竟一個也記不得了。他往台下的位子看看，本子在那裏放着，看看王

排長，王排長也在看着他。多少隻眼睛在看他，多少隻耳朵在聽他的說話啊！

主席說：

「劉同志，現在就請報告吧！」

劉運誠只好從他的座位上把眼光收回來順口講起來：

「同志們！我在家是一個莊稼人。爹爹爺爺給人家出牛力，受狗氣，吃飯不得一飽，穿衣蓋不住屁股，年年還不濟的債。共產黨來了解放了窮人，也解放了我。我參了軍成了革命軍人，又成了共產黨員。我打日本，打國民黨不怕死，死了是光榮的，死了也比在人家眼下吃飯，受人家那冤氣強的多。後來，國民黨把我的爹媽殺死了，我的仇比海還深。我想反動派一天不倒，我便一天不能離開前線。我負了好幾次傷，也得過「戰鬥英雄」。前年冬天打彰武我殘廢了，我很苦悶、難受、悲觀，覺得自己這一輩子算完了。回後方來村上生產，我起初很不安心。後來王排長教育我，幫助我，村上羣衆也幫助我。我覺得：革命軍人，共產黨員，什麼時候也不應當悲觀，失望。只要有一口氣，就應當幹一口氣的事。在前方當戰鬥英雄，在後方就應當生產模範……。」

劉運誠說到這裏停了一下，自己的生產數目字仍然沒有想起來，就說：

「完了！」台下一陣熱烈的鼓掌。

當天，有報社的人去訪問他，給他照像。過了一天，發獎了，同時他在報上看見自己的像片、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事情。他想着：這樣的大會，這樣的會場，這樣發獎品，這樣登報紙，和前方當戰鬥英雄一樣是光榮的。他把領到的勞動模範獎章和過去的戰國英雄獎章排在一起，放着耀眼的的光芒，他感到了無尚的榮譽。

四九·三·訥河

三 姚素芹

一

姚素芹外號叫「一枝花」，人家都說她是洪生屯的「破鞋」，到現在二十六七歲了，還沒找到男人。這次洪生屯佃戶農的婦女組織被剷除，全屯八十八個婦女站了八十八號。她回家整整哭了一天一宿，想了一天一宿，連飯也沒吃。第二天大清早，她哭着找婦女會主任劉桂芝說：她早先做的事是天的冤屈！要向大夥訴訴苦。劉桂芝答應了她。

二

她老家是熱河省朝陽縣的人，家裏人口不多，只有父親，母親，和她三口。她爹在熱河老家時候，原來是種地，後來抗大活。可是越幹越窮，越幹欠債越多，像兩隻腳踏在污泥坑裏

似的，越陷越深，越深就越拔不出來。一家三口趁着一個夜間，收拾了什擔子，逃到「北大荒」來。那時姚素芹纔十二歲。到了「北大荒」，人生地疏，舉目無親，沒吃沒喝，想干活又沒有人肯。後來凍奔西跑，在洪生屯碰見熱河省同縣的一個老嫗。這個人叫賈雲，拉了拉關係，由賈雲介紹保證，她爹給地主王卜拉活，纔算找着個落脚地方。

那時她爹的年紀已經五十八歲了，勞金謀的是帶「垡地」，半間房，比年壯力壯的人少。在天上工時候借了掌櫃兩石糧食，當然還得出大利錢。但她媽是會過日子的人，一年省吃儉用，她爹一年也沒生病長災，沒歇工。颶風下雨時掌櫃攤「牌」場，她爹寧肯出去幹活（老王家的規矩是，陰雨天，不看牌就得幹活）也不看牌，掌櫃也沒法抽他的「頭」，所以一年到頭一算賬，他就沒欠老王家的賬（別的搞活的，每年幹到頭，多少總是要欠他一些的，因此過得第一二年不能再給他幹）。這一來算是惹着老王生了氣。算完賬的下午，王卜就把她爹找到家裏說：「一老嫗頭！你回家吧，我明年要招新戶啦！」老嫗頭摸不着頭腦的想：「總是什麼事情得罪掌櫃啦，怎麼到過年就讓換家呢？」於是托他們夥計吳老六說情。吳老六說：「人家要錢，你不要錢，人家歇工，你不歇工，今年沒欠他賬，他不高興，你不用求情，年底借他幾石糧，說說就過去啦！」老嫗頭說：「現在家裏還有幾斗糧吃着，再借不得出利錢嗎？」吳老六說：

『看看，要是不出利……老哥，你不是明白人嗎！』老姚頭領了這個教，回去托人說了個情，借了三石糧（原想借一石，老王不願意）算是又住了下去。

第二年一過正月十五又要上工了，不料王卜又要騙皮，說老姚頭年紀人，有咳嗽症，還得少半地，帶兩垧半地。老姚頭想不幹，但『不幹就露出村』，同時這地方幹不長，別的地方也就找不着主，只好立了字據，忍氣吞聲的幹下去。

這一年隔開了春，王卜就很親熱的問老姚頭說：『你不撕幾丈布嗎？咱家裏有，用不着上街去買，也不叫你拿現錢。』老姚頭一想也對，去年從熱河省隨身帶來的幾件衣裳也都穿破了，就攤了兩丈布棉縫單衣。街上布的價錢是二毛五分一尺，老王算三毛，有心上街去買，可恨沒現錢。

陰天下雨時，老王擺開局，別的夥計都看『牌』，只有老姚不會，老王很是生氣。有一回天下大雨，老王早擺開了賭場。老王本來僱四個勞金，若是老姚頭會看，正好一場，老姚頭不會，只好老王陪著幹。這一回下大雨，老王拉着老姚頭說：『來，來，看一『眼』！』（四十把）老姚頭說：『我不會！』老王馬上說：『天門的水溝流不出去水啦，去挑一挑！西屋北間漏水啦，去堵一堵！』老姚頭頂了個破衣裳正要出去，別的伙計馬上拉住說：『來，來看一』

「眼一，這麼大的雨何苦呢？」老王也就趁機說：「輸了算我的，贏了歸你！」老姚頭也就勉強坐下了。老王當「參謀」在後面指示着，吃這一張，扔那一張。玩了一頭晌，居然贏了好幾百，下午又看。這麼着有幾次，老王就把老姚頭這個「徒弟」給「培養」出來了。以後每回看牌拉拉扯扯總少不了老姚頭。

這一年的秋天，偏偏老姚頭給老王割草的時候，一不小心，把右手小指頭給割下來半拉，以後歇了一個月零五天的工，化了看手的錢老王不但不給出一個，歇的工還按忙工扣工錢（忙的工錢一天要比勞金均勻的一天多好幾倍）。所以到年底一算賬，借的糧食、布、看牌輸的錢、歇的工錢，連本帶利一共是八石多糧，他帶的勞金地是兩垧半，打了六石多，除了還賬，還倒欠老王一石來糧。

就這麼着，一年一年的幹下去，可是也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三

到第五個年頭，老姚的一家冬天就沒穿上棉衣服。趕到「臘八」人家有錢的老財都準備過年，老姚家裏，已經沒有了吃的。他找老王去借，老王一看他人也老了（他這時已經六十三、

四說）力也盡了，早已不想再假他，就沒借給。老姚頭回到家裏咳嗽嘆氣的沒有辦法，他們縣河省的老鄉賀雲就說：「你上縣河帶過大煙還不過個好年？過年開春也不用再借老王的糧食啦！」老姚頭本是老實人，這個買賣可沒幹過，況且也沒有本錢。賀雲說：「我借給你。」老姚頭一想，人餓急了，還能殺人搶人，何況賣大煙！這幾天餓的也挺不住勁了，再加上老賀一慫恿，就決定買這一輪險。商量的結果，是帶十三兩，老賀抽五兩算是不利，另送老王二兩作贖物。（這地方賣大煙的，不給老王菸錢，就叫「犯法」。）於是準備了幾個盤川，賀雲又交待了一些話（他原是常帶大煙的）就出發了。

過了幾天，老姚頭回來了。這一趟還算順利，整整帶了十三兩。姚玉芹和她媽看見這些東西，又是高興，又是害怕，想不到老實一輩子，如今鬧得幹這犯法的買賣。

吃過飯後，老姚頭切了二兩，拿着去見老王。因為他和村公所的人都有聯繫，只要先把他的買住，以後什麼事情就好辦了。去到老王家裏，可巧他正躺在炕上抽大煙。老姚頭心裏卜通卜通的跳，從懷裏掏出來說：

「快過年了，送這點東西，表示表示我的心意，只要你嫌棄！」

老王正躺在炕上抽大煙，一時沒看清楚是什麼東西，接過一看，說：

「打哪去的，這玩藝？」

老姚頭把事情的前後告訴了他。老王說：「你的胆子可真不小！要叫分局知道了！」

老姚頭說：「全憑掌櫃包庇！」

老王說了聲「好吧！」仍騎下抽，老姚頭見老王不再說啥，也就辭了出來。

這一天下午，村警察分局的所長吳貴恰因為做「出衙」的事到了洪生屯，因為小戶人家既沒有好地方住，更沒有好的給吃，所以凡是來了警察、特務等人，都是住在王卜那裏。西肉招待不說，大煙有的是，所以老王在這些人面前是說一不二的。吳貴來後，王卜就把剛捉老姚頭送來的二兩大煙蒸了幾個泡給他吸。吸了兩口以後，吳貴說：「這貨不錯呀！那吳亦來的？」老王告訴了他。吳貴這人，是煙癮頂大不過的，一騎下非吸七、八十口不能過癮。老王有些捨不得自己的大煙，便說：「一走，到那裏過癮去！」吳貴正想趁機會勒個大脖子，所以就一同走到老姚頭家。老姚頭一看王卜領着吳貴進了他的房子，以為是來抓他的，吓得渾身打哆嗦，一時不知道怎麼辦纔好。老王笑嘻嘻的說：「老姚頭，所長今天來你家過口癮，以後有啥事托所長的時候多着呢！」

老姚頭怔了半天纔說：「唉呀，高舉，高舉，家裏太埋汰！」說着急忙叫姚素芹把兩床被

被縛縛起來，讓他們騎下，自己去到老賈家借大煙燈。

素芹已經十六歲，除了穿的破一些，論人品，像貌，確實是百不挑一的好姑娘。按年紀來說，已經到了出嫁時候，最近有很多人看上了眼，時常來提媒。不過老姚頭兩口六十多歲了，只生過這個姑娘，捨不得。姚素芹也離不開爹媽，所以還沒有找婆家。

吳貴這人，在村公所當所長，真比閻王爺還厲害，說叫誰死，你就活不成，說叫誰窮，你就得極家滿院。見了漂亮的娘們就走不動。他說：「皇上不過三宮六院，七十二妃……」而他自己搞過的姑娘就有一百多個。吳貴纔進屋來，一眼就瞧見姚素芹，他心裏痒痒的，兩隻眼都睜直了。

老姚頭借抽大煙的陳什回來，本想叫他姑娘躲出去，只怕吳貴見怪，也不敢，好歹他過完癮就滾蛋了，先安排住他也少生是非。姚素芹這時的心裏頭，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沒有個着落。

從吃晚飯起，吳貴和王卜就騎下呼呼嚕嚕的抽，一直抽到天黑，又一直抽到三星晌午，一會要喝茶，一會要買煙捲，一會又叫……。老姚頭一家三口心裏比刀割還難過，他兩個輪在那裏，簡直比兩隻狼還可怕。三星往西歪頭的時候，老王知道了吳貴的心意，就告辭走了，吳貴

却直挺挺地躺下呼嚕呼嚕的睡。

老姚頭輕輕地走到炕邊說：

「所長，所長，天不早了！」

吳貴忽的爬起來一坐說：「怎麼？不耐煩嗎？老爺今天偏偏不走了！」

這一說吓的一家人心裏像搗蒜一樣。老姚頭忙說：「不，不，所長要在這裏睡，好叫家裏她們，找個地方。」說著姚素芹和她媽抱着一條被被就往外走。

吳貴一跳站在門口擋住去路，一手拉着姚素芹，一手推着老姚兩口說：「走，走，不曉在這裏給我滾出去，留下你姑娘，願意滾哪兒去就滾哪兒去！」

老姚頭雖然是個一輩子受苦受氣的老實人，明知道吳貴這人惹不得，可是他這麼欺負人，這口氣實在嚥不下去。也就挺起腰桿說：「你，你不要污辱俺這清白人家！」

姚素芹和她媽，見她爹與吳貴頂起嘴來，趕忙哭勸著說「爹，爹，他願意在這裏，就叫他在這裏吧，還能敢惹人家！」

吳貴當了所長以後，誰見了他都是恭恭敬敬的，今天見這麼個臭老頭和他頂嘴，一時火長三丈，從旁邊撈起個棍棒照着老姚頭打去。老姚頭雖然六十多歲了，年輕時幹活累得吐血，可

是到底是出力人，吳貴這大煙鬼只能吓唬人，大風悞不能嚇他八個筋斗。老姚頭伸手奪過棍棒來，一隻手把吳貴擁出門外亦了個趔趄，嘴裏一面說：「滾出去！」

吳貴這日可巧沒帶傢伙，他是一個「光棍不吃眼前虧的人」，見自己不是敵手，說了聲：「明天見！」嘴裏還一面嘟囔着：「你是清白人家，看你能清白得長遠！」就走了。

吳貴這一走，姚素芹和她媽拉着老姚頭的衣裳角哭着說：「你，你惹着他，咱們還想活嗎？……」老姚頭說：「死了乾淨！死了乾淨！」說着坐到炕上喘氣。姚素芹她媽說：「咱們老了，早晚是個死，剩下素芹一個……」老姚頭一聽不覺傷心掉淚，後悔自己已不該惹吳貴。

東鄰西舍（也都是給老王家拉大活的），剛剛躺下睡覺，聽見老姚頭一家齊哭亂叫，趕忙跑來勸勸，可是誰也只有陪着哭，想不出個辦法。鄰居們走後，三口人互相抱着哭到天明。

四

太陽還沒有出來，吳貴就帶着幾個徒弟來到洪生屯，到了老姚頭門口，一脚把門踢個稀碎，拉着老姚頭倆口，沒論分說就來了一個五花大綁，姚素芹拚命的哭喊。窮鄰居們，都躲在家裏不敢露頭。警察在屋裏亂七八遭的翻得豬圈一樣，除了幾兩大煙膏外，並沒有什麼好東西

可拿。兩個警察牽着老姚頭輛口，嘴裏罵着：「奶個X，叫你賣大煙！」一面撲着向村公所走了。家裏只剩下素芹，吳貴和另兩個警察。

東鄰西舍仍然不敢去看，只聽見姚素芹拚命的哭喊，喊得鄰居們鑽心難受，後來越喊聲音越小，一直聽不見了。到小上午的時候，吳貴和兩個警察纔出了村揚長走了。鄰居們趕忙跑到姚素芹家去，見她蓬頭散髮的坐在炕上，眼裏含着淚，見了人也不說話。鄰居們一面勸她，安慰她，一面去託人找王卜，他在警察分所情面大，想託他管一管。王卜白眼一翻說：

「誰不知道賣大煙是個犯法的買賣，我能管得了？」鄰居又派人偷偷上村上打聽消息，仍然噲也問不着。晚上東院溫七大娘陪着姚素芹坐了一夜，怕她上吊死了；她哭着說：

「我怎麼也不能死，我死了爹娘……」

第三天的早晨，分所派人來打聽王卜，問老姚頭家裏還有沒有東西。老王搖搖手說：「趁早打斷這個念頭，一點油水也榨不出來了，不然的話……」往下他沒有說下去，意思是說：「要有油水的話，還能等到現在。」派來的人把這話回覆了吳貴。吳貴差人狠狠地把老姚頭兩口揍了一頓棒子，就給放出來說：「滾回家去吧！」

老姚頭兩口回來以後，三口人相對哭了一天，窮鄰居勸不下，只有陪着哭。這個說是「

命」那個說是「天」，只有年輕人不認那一套，都說吳貴王卜他們這的。這時已經過了「小年」（臘月二十三日）眼看是「三十」了，到底窮人和窮人心裏近，看看老姚頭一家沒吃沒喝，又遭了這麼大事情，東家送一升米，西家送兩碗麵，湊湊付付地就把年過去了。

前而說過吳貴這傢伙本是最淫蕩不過的，這事過去之後他到處說：「洪生屯有一個好姑娘。」別人問怎麼好法？他說：「簡直是「一枝花」！」以後不僅村公所，分所「一枝花」的名字很響，連縣公署，各機關常來這一帶辦事的人，都知道了。這麼一來這些傢伙們像一羣狼一樣，圍着老姚頭的門口，可走不開了。不僅過去往洪生屯辦事的警察特務等人不往王卜家住，連縣公署來辦事的人也不往村上住了。一律跑到老姚頭家裏住宿。老王卜雖然年紀大了，也是一個酸臭鬼，以後也常跑到老姚頭家睡覺。老姚頭家簡直成了「招待所」。

老姚頭自從在分所挨了打，回來就得了癩症，再加上心裏懊糟，一直躺在炕上起不來。姚素芹姚娘的眼也快瞎了，她自己只恨地不裂一個縫讓她鑽下去。吳貴王卜這些壞蛋又天天蹲在家裏不肯走。這使她「上天無路，入地沒門」。

五

陰曆二月二的時候，抗活的都上工了，地裏的活也該開始送糞。老姚頭一家沒吃沒喝，也沒有人做（就是有人做也不能動彈了）。吳貴王卜和一帶警察特務這個來那個走，天天鬧哄哄的。姚素芹她娘哭着走到東院溫七大娘家，姚素芹怕她娘出去跳井，也就跟着去了。溫七人勸她們搬家，姚素芹說：「搬哪裏呢？」溫七人說：「搬那也比在這裏強。」溫七人靠邊說：「要搬家得找付公所國兵籍股股長，起遷移證。這個人姓杜，叫杜通生，只要通貼點東西，事情沒有辦不成的。」娘倆回水 and 老姚頭商量了一下，就決定搬家，只可惜起遷移證沒有禮物給杜通生送。看看家裏只有四隻老母雞，雖然快下蛋了，事到如今也顧不了那些個，便殺了，退了退毛，老姚頭拄着拐杖提着四隻老母雞一歪一歪的向村公所走去。

杜股長的「公館」，在村公所的西院。村公所不如「公館」好進，老姚頭提着雞直接到杜通生的「公館」裏。進了屋，杜通生正在和太太吃飯，老姚頭扶着拐杖彎了彎腰說：「股長，沒有東西孝敬，這幾隻老母雞……」

杜通生這人，本是認東西不認人的，見老姚頭提了幾隻雞，也沒看臉就接了過來，知道有事情要求他，就說：「有什麼事情，你說吧，利索點！」老姚頭把話說了。杜通生，不知聽見沒有，只顧吃飯。老姚頭站在一邊也不敢再問。待杜通生吃完了飯抹一抹嘴說：「跟我來

吧！」老姚頭也摸不着頭腦，少不得跟着他走。

走到村公所辦公室的門口，桂通生說：「你站一會吧！」說着進了房子，爬在辦公桌上，拿起一個本子問了他姓名、住處，想往那搬？忽然從外面走進屋裏一個人，仔細一看是吳貴，吳貴問桂通生說：「幹什麼？」桂通生說：「寫個遷移證。」吳貴說：「給誰？」桂通生往外一指：「洪生屯的。」吳貴剛纔進來時並沒有注意門傍邊的是什麼人，回頭一看是老姚頭，瞪着眼說：「老傢伙上哪裏搬家？」老姚頭說：「想往下搬。」吳貴眼一白瞪說：「把你姑娘留下，願意滾哪，滾哪，不把你姑娘留下，別想走出洪生屯一步。」老姚頭爬到地下叩頭說：「所長，股長，饒了我吧，您，行行好！」吳貴向外面喊道：「來人，把這老傢伙趕出去！」馬上有幾個人把老姚頭推出門外。

吳貴囑桂通生說：「你怎麼不看人隨便起遷移證？這就是「一枝花」她爹！」

桂通生說：「我本來不認識他嗎！」

吳貴說：「你這人太那個了，哪回我送你一堆到他家玩玩去，你不肯，要是去了還能幾乎把個「一枝花」給放跑！」

兩個人相對笑了笑。

六

老姚頭從村公所回來，別的人都勸他快把姑娘嫁出去得啦，省得這些壞種們心上再想着。老姚頭俯首一想也對，於是就托鄰居給找主。兩三天以後，果然找到了，離此十里地地的興業屯有個很老實的抗大活的，雖然年紀二十八九了，比素芹大十來歲，可也不算太大，況且家口不多，只有一個婆母，是個挺賢慧的老太太。說妥了，也不用過禮，看了個日子就準備過門。

到了過門日子的頭兩天，興業屯送來了幾件衣服，姚素芹也打扮了一下，光等到時候就上車，爹娘也省着再生氣，自己若嫁個好女婿，爹娘自然也餓不着。不料這消息傳到了王卜的耳朵裏，這個老酸臭鬼，最近常不分晝夜地磨皮蹭粉的蹣到素芹家裏捨不得出來，聽說素芹要出門，趕忙把這消息告訴了吳貴。吳貴說：「興業屯誰要娶他？」王卜說：「不清楚，還不知道叫什麼名子！」吳貴把桌子一拍說：「我看他胆大包天啦，看他娶成媳婦……」說着便令人到興業屯去抓要娶姚素芹的人。

姚素芹要用嫁的頭一天下午，興業屯派人送信來說：「新女婿被分所抓去了！」這消息真

像晴天一個響雷。姚素芹一頭扎到她媽懷裏說：「娘，咱們都死了吧！」她娘也只有抱苦她流淚。這時恰恰王卜從外面走進來，見姚素芹和她娘都在哭，在屋裏來回走了幾步慢騰騰地說：「哼，這個「門」既然「開開」啦，還能「關」得住？我丟這行買賣，不比你爹給人家抗活強……」老姚頭躺在炕上已經幾天不來了，肚子脹得像個大鼓，聽見王卜這麼欺人的話，恨不能下炕來一巴掌把他打成肉煎餅，但想坐起來，身子已經不聽使喚了。於是吸了幾口氣，動了動嘴唇，就躺下伸了腿。

七

故事到這裏算是結束了。吳貴王卜這一幫人，天天蹲在家裏，簡直像一羣狼。因為這時姚素芹和她媽無吃無燒，所以吳貴他們每天來時，總要帶些吃喝，叫姚素芹替他們做一做，他們吃過之後，剩些殘餘飯菜，自然姚素芹和她媽也覺得這不是一乾淨飯，但既然要活下去，就不能不吃。究竟姚素芹和她媽爲什麼能吞嚥吞淚的活到現在，沒有在當時跳井或上吊死了，這個在姚素芹訴苦時也沒有提到。不過她的鄰居告訴筆者：如果當時姚素芹死了，她媽也就活不下去；如果她媽死了，姚素芹也不願再活，母女之情難捨難丟，誰也不忍先死。據筆者所想，

在先前，被封建階級逼得死不成活不就的人，那是太多了。姚素芹不過是這裏面平平常常的一個。筆者把這個故事拿給到幾個村子讀給羣衆聽時，他們隨時都談到比這更悲慘的故事。可見，在舊社會裏，這樣事情是多得很的。

四八·二·三·甘肅縣利村

四 「北大荒」怎樣變成不荒的？

濛濛細雨下了兩三天啦，莊稼在地裏「漚」着，也沒法收割。李德的生產小組，在他的小馬架裏討論了雨後的生產問題，看看外面，雨仍然在不停地下，地上盡是稀泥，想出去走走也不能。大家蹲在小馬架裏怪沒意思的。李德提議道：「咱叫二洪大爺拉個呱吧！」這一說沒有不贊成的，翻身以後都學會了鼓掌歡迎，巴掌震得小馬架咯吱咯吱的響。

二洪大爺一提起拉呱勁就上來啦！東西漢，南北宋，三國，水滸……嗚那一套都行。就是這幾年歲數也大啦，給大地主種地，年年吃飯不得一飽，穿衣遮不住羞，也沒有這個開心啦。今年分了地，分了房，分了衣服，眼看糧食快打到囤裏，自己吃的穿的也像個人樣啦，心裏這一個高興非同小可。

現在經李德這麼一提就引到他的興頭上，坐在炕沿上一面搔着頭皮，一面說：「拉就拉個吧，拉什麼呀……武松打虎吧！」

大夥說：「太俗氣了！」

「拉個孫猴子大鬧天宮？」

大夥又嫌太舊。

一連提了好幾個，都不能滿大夥的意，這個把他給難住了。

「那拉個什麼呀？」

「窮人翻身啦！拉個生產什麼的。」吳才有最後這樣說。

二洪大爺也有心想拉個新的，但這些事兒沒編好的現成故事。摸着腦瓜想了半天纔說：「拉個他實事兒，就拉咱「北大荒」怎樣開的地？怎樣蓋的房？怎樣變成現在這個「不荒」吧！」

大夥知道「北大荒」變成「不荒」，不是容易的，其中有很多故事，只可惜都是新近搬來的戶口，沒有人知道底細，只有二洪大爺是這裏從開荒時就來的老戶，所以大家很願意聽聽，都說：「好！你說吧！」

咱這一塊兒，誰都知道叫做「北大荒」，要按今天來看，它那兒像個「北大荒」？一望無

邊兒的好地，年年長出來一人多深的莊稼。您說：麥子、苞米、大豆、高粱那一樣糧食不出？平平常常的年景，一垧地那一年不打它五、六石糧食？憑着這糧食也不知道養活多少萬人。大村，小村走不出十里地，就有兩三個，村子裏一拂一拂的房子，咱們住到裏頭避風，避雨，過冬天。說城裏吧，現在通了火車，有了電燈，一排一排的洋樓大廈，橫三豎四的街道，生意，買賣，您說想買啥沒有？……這那兒像個『北大荒』？

可是，在四十年前，這兒却是一個『北大荒』。那時候我纔二十多歲，老家住在南邊農安縣，在那邊兒年年種地也是混不上吃穿，兩個肩膀抬着個腦袋，跑到這兒來當開荒戶。到這兒一看，真是叫人頭皮發癢。走個百二八十里看不見一個村莊；就有一個也不出五家人家，兩三座小馬架。這村通那村，荒草一人多高，連個路也摸不着。荒草裏邊狼、蟲、虎、豹、狗、狐、熊、鹿，什麼都有。只要你鑽到草叢裏一看，各種怪物爬着的窩子，窟下來的糞，吃剩下的蟲鳥食物一堆一堆的。無論白天黑夜，一個人還敢走路？碰見這些玩意兒，恐怕連根骨頭也剩不下！

太陽只要一落下去，這些東西就該『出世』啦！你看吧！三個五個，十個八個，一羣一羣的，小馬架的門上不緊，三幾個人抵不住牠，就得把你給吃了。荒草裏邊到處是『嗚嗚』的

叫聲：

這二年地開的廣了，人來的多了，天氣也暖一些啦！早先冬天，吐一口唾沫到地上也得擰八瓣兒。烤火，焦了前心冷了後心，做飯半天也燒不開鍋，晴朗的天氣，就下小雪花！來這開荒的窮人，叫凍死的老鼻子啦！

我這一個單身漢和同鄉的一些開荒戶，一塊兒到了這『北大荒』。大夥都是南邊的種地戶，因為年年幹，年年賠，吃飯不得飽，穿衣不遮羞，纔到這兒來開荒的。他說這與地好，一垧能打十幾石糧食，三年不要租子；就是種三年以後租子也不多，纔幾斗的事兒。我們都想種幾年積攢幾吊錢，自己買幾垧荒地咧！

那時候在這賣荒的就是咱村徐德明他爹，徐桂茂。他憑着給龍江的什麼『道官爺』有拉籠，領了四千方荒地，到處招荒戶來開。

我們這一幫，一共四戶二十一口人，十六個能幹活的，其餘盡是娘們小孩。一戶姓張，叫張二噓吧；一戶姓溫，叫溫明秀；一戶姓孫，叫孫德德；我是單人獨戶。大家從老家搭夥來到這『北大荒』，路上也沒馬，也沒車，挑着些破爛家當，一直走了個把月，路上受那個苦，就別提啦。到了這『北大荒』，在褥上（就是如今的城裏，早先這『北大荒』沒有一個屯子，只

有現在的城裏那時候一個街道，所以咱們到現在還一直說城裏是『街上』。找着徐德明他爹徐桂茂，領了三方地，四匹馬，眼看也開春啦，樂開荒就該幹啦！出力氣是行，肚皮可不讓，沒有糧食吃，可一壘也開不成。這就是『開墾』出來啦。借吧，借了徐桂茂二十一石糧食，講的是月利五分，不借肚子又不讓，自然也不能回老家去。於是領了個大轎輓車，杖，鋤頭一些開地傢伙拉着就到荒地來啦。

到了荒地，這是一片崗地，四外望不見邊的人把浮的茅草，下面就是黑浸浸的土，抓一把油腥腥的味兒，地是上等好地。周圍幾十里沒有個人家，可是賒虛啦，說或來一帮子狼啦哈的，那就不個活。頭一天十幾個人先掘了個地窖，搭上幾把草，埋埋土就算『房子』。四匹馬在地下攪個土棍拴上就是『馬棚』。第二天，在荒草裏點上一把火，你看就燒起來啦。狼煙裊裊，火苗子一兩丈多高，慢慢燒開啦！越燒越遠，燒個百二三十里也不怕燒着了房子。

燒過了以後，剩下是沒有染的黑灰，套上犁杖，也沒有個地邊兒，土也不硬，這麼一犁，那麼一犁，半天的功夫就開了好邊畝。黑土上直冒熱氣，油腥腥的，心裏可怪好愛的！就這麼着從早幹到晚，一天煮兩頓粥米豬兒吃。趕套的，扶犁的，打土地的，男女老少一齊下子，累得胳膊腿酸，混身直流汗，可是盼望着地打糧食，一會兒也不捨得歇着，可也不覺得累。馬累

得也不好好吃草，一天一天的開起來的地就多啦。

有一天晚上，剛剛睡了覺，聽着外面的馬「忽兒——忽兒——」的又跳又叫，什麼東西又在「吃——吃——」的喘氣。大家躺在地窖裏都有些害怕：有鬼了？或是誰來偷馬！連個傢伙也沒有，都不敢出來。我從窗口扒頭往外一看，可吓死人啦！六七隻夾着尾巴的狼在咬馬嘴，有兩隻，嘴還拱着地窖在聞味兒！聽人家說狼怕火，我點着了一捆草，大家噉叫了一陣，溫明秀家帶來的那一隻狗接着也出去汪汪的咬，這纔算把狼攆走。吓得人人出了一身冷汗，孫傳德他老婆腿肚子差一點沒掉到前面去。第二天看見兩匹馬腿上都咬出了血。還有一回夜裏張二輪吧的九歲小闺女兒出去拉屎，只聽見「娘啊！」一聲號叫，大家趕緊點火，叫狗，出來時候一看，孩子的喉嚨管已經咬斷，人已不用啦。第二天她媽哭了一天，把孩子纔埋了。孩子也不來是在家同爹娘餓的受不了纔來這兒，想不到一頓飽飯沒吃，就這麼着死啦！

以後大家就準備些傢伙，夜間一個人在窖口瞭哨，小心防備着狼。

這樣就天天開地，彎腰折背的一天到頭也不捨得歇着。我記得到七七四十九天頭上就開了五十來畝地。不少啦！多了種不完，恰好也倒了下種的節氣。

下種了，自然沒有種子，還得找徐桂茂樹換，一共借了二十五石，月利五分，一點兒也不

能少。咱莊稼人都知道：以後割地、翻地，不必細說，自然汗不能少流一滴。

您說怎麼樣？地這玩意可是寶氣，下力氣就長糧食，這一年的莊稼可好啦！那穀穗像狼尾巴，那苞米對把粗，高粱紅火一樣，人藥人也够不着尖，大豆角比餃子也小不了多少，幾十垧地，一塊這；一塊那，莊稼像案板樣的平，人站裏邊簡直揚手不見，風一颳像大海裏的水，後浪推前浪，可帶勁啦。人人喜的合不上嘴兒，力氣可沒有白下啊！

眼看該收割了，天氣可冷起來啦。春天來時候總還暖和些，無論是馬（麻）袋還是吧，湊附了一個整夏遮遮蓋蓋完；冬天沒衣服天可不讓啊！大家就派溫明秀去找徐柱茂，借了五十大尺布，按市價那時候是四十個制錢一大尺，可是他算五十個制錢，共五五百吊五百錢，還是月利五分。回來一量纔四十三尺六寸，多吧，少吧，用不着化現錢，大家的衣服速速，補補就算扎估上啦。

以後就割地，打場，忙到十月間糧食就打下來啦。可真不壞，一垧地打了六石，一共打了三百來石糧食。你說吧：忙活一年，打了這麼多的糧食，一人高那大團迭四、五團。也沒有房子，就搬到外邊，用洋草編着，心裏那個高興勁就別提啦。都說：到底北大荒比咱農安那還強，這可有活路啦，等明年把咱那窮鄰居，窮親戚都叫來開荒吧。我因為爹娘早死了，也不能

叫他老人家看看窮人還能有過這麼多的糧食！

可到這時候。徐桂茂也派人來啦！來這還一算：春天借糧二十一石，月利五分，每月該利十石零五斗，共九個月連本帶利是九十四石五斗；種子共六個月利，連本七十五石；五十人尺布，一大尺一斗糧，共利十二石五斗，借四匹馬一年四十石，大轆轤車石石，犁杖等幹活的傢伙八什（生產工具）十二石；買他八雙靛藍是四石糧……一共二百四十四石糧食！賬這麼一算，大家都瞠眼啦！除了他的，除了在街上買些零碎用的，搭了二十來石糧食的饑荒，那還剩些啥呀？往後就不過了嗎？不過當然沒理。聽說前一年來的開荒戶，在別的地方開了荒，還不了賬，還有龍江衙門裏來扣人哩！

以後好說歹說，給留下三十五石糧食，當然利錢還是月利五分。

這麼一來，老娘們哭着吵着要回農安，說是受一年苦，啥也撈不着，還是得搭饑荒……老爺們還想得開一點：「回去，回去！你爲的啥來？要是在家能過下去……」，當然搭了饑荒就更走不了。

眼看天氣冷起來了，地窖棚那能過冬？在種地期間已經早作了準備：一有閒空兒，就托坯；一共有好幾千坯啦，恐怕蓋個六間七間的房子用不完。着手蓋房子吧，就是缺木頭。老山

裏砍下來的木頭，順着嫩江成排往下放；無論那個「站」上，都是堆積如山，只可惜沒有錢，你可一塊也買不來。去找徐桂茂，徐桂茂說：他在街上也沒有好房子住，想往這裏搬，他出錢買木頭，叫我們蓋兩座房子，他住一座，我們住一座；房子算是他的，住三年不要房銀。窮人就是攛了沒有錢這一股「筋」，雖然這麼苛的條件，也只好去辦。以後就拉著那一年五石糧食租來的大轆轤車去拉木頭。從站上到這裏有三十來里地，只有一個羊腸小道。拉的少了得十幾趟，拉的多了又怕把車壓壞了。所以有拉的，有轆的，不出幾天就弄了不少的木頭，可也有不少人腫了肩膀，腿累得走道都痛。記得第八天頭上，道上翻了車，把孫傳明的腿給砸壞了，自然，咱種地的人都知道：和掌櫃家幹什麼活兒，是「車前馬後，刀縫斧傷，自由「天命」，」掌櫃不管那一套的。以後他躺了一個多月，好了，成了一個瘸子。蓋房子時他不能幹活兒，咱到說不出來啥，他老婆有些過意不去，天天搬木頭、搬坯、和泥。天已經很冷了，幹一陣活，出一身汗，原本她就有個咳嗽病；這麼一來，病就重了，也躺了一個多月。第二年兩口都成了廢人，三個孩子也只會吃飯，不能在這兒種地，也就搬走了。搬到那兒去也不知道，聽說沒有過好久，就死了。

天已經上凍了，和泥也和不成，一面和一面成冰塊，農墾頭也伸不出來手，可是冬天遍

著，也不能不幹。

就這樣，一個來月的功夫，房子蓋好了。暖炕燒了好幾天，燒熱了，潮氣都煙出去了，徐桂茂的兒子，就是咱開爭那個徐德明小兩口就搬來了。從那時候，咱這屯就起名叫「徐家窩堡」，一直到如今，纔改成一翻身屯。

說得簡單一點吧：就這樣，地算開起來了，房子算蓋起來了。第二年，又來了不少開荒戶。新來的有關裏河南，山東，河北的人；也有關外老德惠，開原，昌圖那一塊的人，也和我們一樣，他們都是在那一塊窮不起，來這兒找生活的。自然他們來這兒也不比我們強，沒吃，沒穿，沒積地像八什，還得向老徐家出大利錢來借，要想發財，除非是作夢呵。給人家種地的事，咱們都是抗大活的，誰也知道：像兩條腿踏在污泥坑裏一樣：年年幹，年年欠人家賬，越陷越深，越深就越拔不出來。

有錢的人，算盤比咱打的高，總想法兒使他越富，叫咱越窮，把你的筋抽了，他也不心疼。比方那時候來的開荒戶，有些富一些的，自己能買幾塊荒開，可是剛剛開好，徐桂茂就派人說：你開錯了，你買的不是這一塊，結果開出來的地成了他的，你還得另開一塊。這叫做「開荒滾段」。就這「開荒滾段」也不知道坑了多少人。他們自己却一天天的吃得又肥又胖了。

再比如康德三年有一個在咱村抗大活的劉才，這個人年年下死勁幹活，儉吃少用，抗了三
年活沒有欠老徐家的賬，賺了幾仨錢娶了個老婆，老邁年輕，長的俊俏。這樣算惹着了徐德明
（這時候他爹就死了），上警察署報了他一個『小偷』抓到縣裏蹲上包籬子，一直判蹲死，他
媳婦也成了徐德明的小老婆，這是近幾年的事，想咱們還記得吧！

以後來的開荒戶多，地開出來的多，村子也大了，也多了，鐵路也修了起來，城裏蓋上那
大洋樓，修那大馬路，電燈也按起來，這一『北大荒』也就不成『北大荒』了。一句話：吃的、
穿的、喝的、住的、拿的、用的、頭頂的、腳蹠的，從天上到地下，那一樣不是咱造出來的？
爲了這些東西，咱們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死了多少人。咱村二十年前的開荒戶一個也沒有，
般的撥死的死了，就剩下我這個老乾柴棒一直沒有死！就這樣一輩又一輩，抓起一把土，就有
窮人一股汗腥氣。可是這些東西，一直撈不着咱享受！

就俺我吧，從小到大，不吃酒，不抽煙，不嫖娼，一直從小抗大活到現在，受苦，
挨餓，六十多啦，打了一輩子光棍漢，連個老婆也沒混上。你能說因爲我是『流子』纔這樣的
嗎？

x

x

x

「洪老爺說在這裏，自己談諧的一笑，別人也跟著笑了。李德說：

「現在窮人翻身了，該給二洪老爺說個老安！」

別人也都笑着說：「呵！」

「二洪老爺說：『老了，不中用了。』」

於是人夥又笑了一陣。二洪老爺這一番話，雖然是逃說的過去窮人受苦，不免引起人家一回難受，可是受苦到底是過去事兒，它不會再回來了。人夥也止癢身上叫人划了的刀傷，傷口雖然還沒長好，可也不怎麼怕了。所以說一陣，笑一陣也就放在心的深處，不再提了。

李德八歲的小姑娘過了半天，看着二洪老爺的嘴轉動着兩隻小眼珠子。及至人夥一笑，她以故事講完了，便爬到二洪老爺身上問：

「二洪老爺，那時候哈窮人不分地呢？」

二洪老爺扭着她的頭一笑說：「傻孩子！那時候共黨還沒有來朝！以後好了，俺這一輩子的苦過去了，您這些孩兒們，再也不會受了，享福是您這些後輩的事兒。」

人夥又笑了一陣。看看外面的天，已經暗了，各自回去，準備乾一乾地皮就去收割莊稼。

五 參加勞動才改變成人

干翠雲的婆婆二十來歲就死了丈夫，她年輕時候，長的俊俏，又愛打扮，因此屯中的老「相好」，不够一「桌」，也差不多。她就靠着這個過了二十多年，不用幹活，兩條腿吊起來，也能吃香的，喝辣的。這幾年，人一老，雖然吃不開了，但她的孩子長成人，偏偏娶了個勤苦媳婦兒。這樣，她還不用幹活兒，「婆婆」架子也就擺起來啦。一心一意要叫干翠雲當她的好媳婦兒。那就是：做飯先問她一聲：「娘！你想吃啥飯哪？」。做好了之後再問一聲：「娘，你嘗嘗鹹，淡？」。她盤腿坐在炕頭上，吃這碗，兒媳婦給她捧那碗，跟菩薩一樣把它侍侍起來。如果一點事得罪了她，抬手就打，張口就罵。

干翠雲的丈夫，一心一意要叫她當個好老婆。那就是：除了「餵豬，打狗，圍着鍋台轉」之

外，還要經常給他縫紉補補，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連草帽口袋上，也納上花。他不出門就騎在炕頭上看蜘蛛結羅網，出門就東家走，西家中，找年青女人，一邊聊着煙袋，一邊拉閒話。他雖然這樣，但是如果于翠雲和別的男的說上幾句話，可就惱上他的心火了。換着掃帚用掃帚，揆着杓子用杓子，正吃着飯怕他不用碗打你。他的名字叫劉成，可是人家都叫「劉大怪」。

于翠雲就找了這麼一個家，現在已經過了五六年啦，孩子都兩歲啦。

莠裏沒水，于翠雲去打；槓裏沒米，于翠雲去推；灶坑裏沒柴，于翠雲去拾。婆婆專心作她的「婆婆」；丈夫專心作他的「丈夫」。如果在劉海屯問一問：「他娘倆人品怎麼樣？」都說是：「好人裏邊挑出來的！」

好岁于翠雲從小是窮人，八、九歲就給人家翹豬，爹爹租人家的地種，她就能出個牛拉子，從小幹活慣了，一天不幹活，胳膊腿就不自在。于翠雲的婆婆跟丈夫多少回，他們不改，自己也就不勸他們了。

開春，區上張中同志到他們村組織換工插犍，同時要發動婦女生產，每屯要選一個婦女主任，都說：「于翠雲行，能幹活，心眼正道，又是窮人！」結果于翠雲就當選了。婆婆跟丈夫

本來不願意，但是婆婆歷史不正，怕大家鬧爭她，丈夫怕人家「改造」他的二流子，所以雖然不願意，但不敢說話。

于翠雲當了婦女會主任，自然免不了開會，家裏的活，婆婆跟丈夫不能不分擔一點，有時替抱孩子。因為這，他們給予翠雲受了好幾回氣，于翠雲覺得「家醜不可外揚」，自己受氣慣了，也不往外說。

婦女主任雖然選舉了，可是發動婦女生產卻沒有幾個人贊成。有的說：「別想那麼多歪道理，早先婦女沒生，也沒見撿荒幾塊地！」有的說：「婦女還能生產？走不到地頭就累屁啦！」。女人中也有不少思想不開通的：「嫁漢，嫁漢，夫的穿衣吃飯！」。老娘們去幹活，多麼「可恥」哪！因此，想發動婦女，是有困難的。可是也有不少積極份子。

一天，于翠雲到村上開會去，一直開了半天，家裏飯沒有作，孩子又哭，可把娘倆給氣壞了。於是便把平分土地時分到的麥種磨了，烙白麵餅吃。于翠雲回來了，婆婆又生氣，又可憐。但給他們是講不清道理的，也就不去計較，自己抱起孩子奶了一會，搗爛飯盆，把清早剩下的涼菜菜粥當着噏。剛把碗送到嘴邊上，婆婆上前把碗奪過來說：

「開會沒開飽嗎？吃飯幹啥？」

子翠雲忍著氣說：

「開會也不是啥壞事呀！討論生產……」

你猜劉大怪說個啥，他說：

「討論生產，生他媽的球！村長的臉白，農會主任說話好聽，在一起拉拉扯扯到自在！」
這句話把子翠雲給氣炸了：

「孩兒他爹，你不要血口噴人！」

劉大怪用手裏沒吃完的白麵餅照著子翠雲的臉揚過去：

「我血口噴人，我還要揍你咧！」子翠雲一歪頭，白麵餅，砸在牆上。

既然鬧到這步田地，不叫吃飯，還揍人，那還有啥過頭啦！子翠雲是個有志氣的人，抱著孩子就往外走。她剛走出門去，劉大怪「卡嘴」把門給關上了，意思是說：有能耐就別回來！

子翠雲哭也哭不出聲來，像小時候放豬丟了豬食那麽難受。心裏想：共產黨給您這碗飯，就把您給搾乾啦！祖祖輩輩沒有一點地，受窮受氣，現在有了地，不好好生產，等什麼時候？這些沒有良心的人！勸你們把嘴磨破也不知道轉個彎兒。

她擦著淚往東走，走了不幾步，八成媳婦從對面迎過來，她也沒看子翠雲的臉就說：「大

「瞧子，你看看怎麼辦呀？今天上午我因為老想着咱們婦女生產的事，閻米飯少燒了兩把火，弄生了。孩兒他爹，像個瘋狗一樣擰着我打。正好有人拉住。孩他爹，一面擰，一面罵着「吃村，吃村！養活你還不如養活個狗哪！」……你看，怎麼辦呀！」

于翠雲站定，眼裏噙着淚花，也不回答她。八成媳婦一看，自己的事也不提了，便說：

「大孀子，你哭啥？」

于翠雲把話說了。因為她們兩個人平常很要好，所以，村長的臉白，農會主任說話好聽……的話也說給八成媳婦聽。

八成媳婦是個愛說，愛笑又愛忘事的女人。聽了這話，也不管于翠雲心裏是啥滋味，把「孩子爹像瘋狗一樣擰着打」的事也忘了，哈哈大笑說：

「劉大怪可真是個醋罐子！」

于翠雲想起上午在村上開會的事，趕忙說：

「你去召集咱們屯中的婦女，就說到小學校開會去，討論生產。」

八成媳婦是個積極份子，聽說討論生產，一溜煙就到各家叫開會去了。

不大功夫，人都到齊了（這時小學生已經放學），姑娘，年青媳婦，也有幾個老太太，有幾個還抱着孩子。于翠雲把孩子放在桌子上，一隻胳膊摟着他，從破窗戶上插一塊紙叫他玩兒，就宣佈開了會。她把在村上開的會，發動婦女生產的事說了，等她說到：「以後男女平權，誰也不興壓迫誰，咱們不指望老爺們養活，參加生產跟他們一樣幹……」時，下邊的婦女便嚷嚷起來：

「別提啦，俺那一口子（指她丈夫）動不動就說我吃貨！靜槽損糧食！」

「俺孩他爹，可真……我說要參加生產，他那眼一瞪就說：『老娘們還能生產？別想那些歪道！』」

也有的婦女說：

「要說生產，俺可不能去，家裏沒人手，盆盆罐罐的都得照管，分幾塊地，老爺們也能待候過來了……」

有的小聲說：

「生淨是老娘們幹的活嗎？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多麼『可恥』！」

八成媳婦的話匣子也打開啦：

「別得啦，俺那日子，因為我今天上午老想着咱婦女生淨的事，悶的飯少燒了兩把火，弄生了，他像瘋狗一樣躡着我打，可好看人沒有，甯少得罵着：『吃行，吃行，養活都還不如養活個狗哪——』」

「咱們主任可也是，今天回村回去沒飯也不給」，有人怪道說她替咱大夥工作是因爲「村長發白，農會主任說話好聽……那一個個權子，他自己」……略略略……「沒說完自己先『略略』笑起來，惹得大夥也吃吃亂笑，王翠雲板着臉也不吱聲，有人就說：

「咱主任，是那樣的個人嗎？」

王翠雲說：

「就是因爲這，咱們輪應該積極參加生淨呀，人家說嗎：『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咱們婦女，光指望老爺們養活，能不受人家的氣嗎？以後咱們好好幹活，鍋裏煮的米，也有咱們的氣力掙出來的一份，吃着仗義，說話也有勁！」

有人說：

「說頭的是假的，咱們早先一年幹活，死到人家地主地裏，到頭還是免不了受凍挨餓。那時候，咱們婦女想幹，連塊地也沒有，那個滋味兒就忘了嗎？現在不好好幹，還等什麼時候？」……

接着就討論怎樣打通一般人看不起婦女的思想和怎樣組織如女生隊等等。

八成媳婦說：

「我看咱們婦女拉着一個團體，誰敢逼咱們婦女，看不上眼，把他拉到會場上，像鬧爭鬥大肚子」一樣，鬧爭鬥！」

有人開玩笑說：

「那得先鬧穿您老腦子！」

干翠說：

「那樣不妥當，咱們婦女還沒有幹一會活，就造團體，不是更惹起人家不滿意嗎？我看還是好好組織起來，爭一口氣，幹個樣子叫他們看看，下怕他們看不起。」

有一個叫四雲的姑娘說：

「咱們婦女，老老少少都編起組來，誰不編也不行。編起來，分成組，有幹活的，有幹那

的，這樣保險能行。」

有很多人贊成這個意見，也有的說：

「編組俺可不能參加！家裏沒人手，出不來了。」

于翠雲說：

「行倒行，區上張中同志說：『組織婦女跟老爺們一樣，得自願。比方東院劉二嫂吧，婆婆又好，能給抱抱孩子，做個飯啥的，她就能入組；西頭老孟家，獨手人，光家裏的活就够幹啦，如果娘角編組，恐怕老爺們幹活回來連飯也沒吃的。』」

有人又開玩笑說：

「別給老爺們做飯吃，看他們還輕看婦女不？」

大家又討論了一會，自願報名入組，共編了三個組，確定一個組去熬鹽，一個組編草帽，編席子。明天全屯要開始送費，一個組幫助裝車，叫老爺們可以多抽出幾個人揚糞和幹別的活兒。就這樣決定後散會了。

開過會之後，于翠雲不想回家去，抱着孩子住到八成媳婦家。八成是個急性子人，于翠雲又對他們作了些和解，過了一會，兩口就又很和好啦。

第二天一早，于翠雲領着熬鹽組到甸子裏去。這裏有一套熬鹽家具，是開爭果實，還有現成的一座土房。清早，打了一個草舖，疊了一個鍋台，上午熬鹽組的十一個婦女，兩個人收拾淋池，三個人倒柴火作熬鹽的燃料，五個人去割鹽土。于翠雲領着跑打柴火組。

有時雖然到了陰曆三月，還有些冷，但一幹起活來，就出了汗。于翠雲把孩子抱到一邊，拔一把草給他玩兒。（她想：如果婆婆給抱孩子，不是自己能好好生養了嗎？）于翠雲是幹活慣了的，並不覺得累，而別的幾個婦女，幹了不一會兒，就上氣不接下氣，有手上打了泡，于翠雲不斷鼓勵他們，一個上午就倒了兩三車柴火。下午，有兩個參加時就不積極的婦女要退組，于翠雲勸不住，只好嘆了口氣讓她們退組。

割土的幾個婦女也割了好幾車，下午，把鹽土裝上淋池，挑了幾挑子水，天黑時候，水就淋下來了，嘗一嘗很鹹，鍋裏個雞蛋，漂起來了，大家都很高興。

三

到了黃昏，第三組副長桂枝從屯裏跑來了，一看見于翠雲就說：

「主任，我這組長也當不了啦！都看不起婦女，幫助裝糞車，人家不談，好心當了驢肝

帥……說着嗚嗚地哭起來，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樣。于翠雲說：

「誰呀？」

桂枝說：

「誰？武裝委員陳發順！」

于翠雲想：人家別屯的幹部都帶着發動婦女。別人看不起婦女還有話說，你武裝委員也來打擊婦女的情緒。想着，非常生氣，把孩子交給八成媳婦，自己就直接去找陳發。鑼鍋離屯上不到半里多地，一會兒就到了陳發的家裏。于翠雲說：

「陳發，你是武裝委員，村幹部討論發動婦女生產的時候，你也在場，爲啥你也打擊婦女
的生產情緒？」

陳發說：

「發動婦女，我壓根兒就不贊成，老爺們多幹點有啦，還用得着您？」

于翠雲說：

「上邊叫咱人夥生產，發家致富，照你這樣說，婦女還發動不發動啦？」

陳發說：

「發動不發動，去開煤！早先婦女沒幹活，地也沒見擦荒濼塌地，活幹不好，不該當選的
呢！」

說着走出門去。下翠雲碰了這麼一個大釘子，氣得身上打哆嗦，心裏一酸，眼淚就掉了下來。兒陳發已走出去，不同她講話，她也只好同桂枝走了出來。一出門，正同劉大怪碰個滿懷。劉大怪說：

「這家也不嫌？」

下翠雲也不答理他直往前走。劉大怪說：

「好，有本事咱「打個刀」吧！（離婚）以後誰也別跟誰來往！」

下翠雲讓桂枝回家去，自己就往棚塌那裏走。走了幾步，站下了。自己家也沒有啦，婦女又勞動不起來，剛一發動，身幹就發來澆冷水，自己這婦女主任也別當啦。在外邊受這口氣幹啥，還是回家受氣去吧！……想了半天沒有招兒，淚潸潸地往下流。就照著人明電走去。那裏是村公所，區上張申同志在那裏住着，她想找他談談，要真是幹不了，自己也不幹啦。

這時天已很黑，白天幹了一天活兒，衣服被汗場的透濕，晚上一陣涼風颳過來，身上直打冷戰。

這兩難村公所住的大明屯有二里多地，不一會也就到了。張中同志正在點著燈，不知道寫什麼。她進去坐下來嘆了一口氣說：

「老張同志，這主任不好當呀！」

老張說：

「怎麼了？」

于翠雲說：

「人心不齊，誰都看不起婦女，連武裝委員陳波也來打壓婦女的情緒。……」接著把事情經過說了。

老張說：

「慢慢地來嘛，人們看不起婦女，幾千年啦，一半天是打不破的，你們好好幹，幹出成績來，叫他們看看。今年有災荒，很多人家缺吃糧，沒種子，人手不夠，婦女不參加生產，地非撿荒不行，撿荒了地，不是白翻身一場嗎？……」接著又問：「你婆婆跟你男人怎樣？」

于翠雲說：

「多虧他們還不是那樣，啥活不幹。我看共產黨給這碗飯，把他們給撐暈啦。我在婦女會幹

好生產，怕不養活兩口子嗎，他們現在願意自個過，叫他們自個過去吧！我看把那點分的果實吃完，他們還有啥指望。……」

老張說：

「現在村上，正討論改造二流子，他們不會老是那個樣子的。……」停了一會，老張又問：

「你剛纔說：共產黨，你看見過共產黨沒有？」

于翠雲說：

「瞎沒見過，咱們窮人都是共產黨，共產黨領導咱們翻身，現在又領導咱們生產，發勤婦女，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老張笑了笑說：

「不對，共產黨不是所有的窮人都是，要參加纔能算……」後來給她解釋了一遍。

于翠雲說：

「那麼我參加行不行呢？」

老張說：

一行，共產黨要那好樣的，能生產的，帶領人夥婆家的，爲大夥服務的，不怕困難，人品好的人。……

千翠雲說：

一哦……

千翠雲回到熬鍋的時候，已經半夜了。除了她的孩子，幾個熬鍋的婦女都沒有睡覺，她們正熬着淋的鹽水呢！八成媳婦說：

「我們準備白天打柴，割土，淋水，晚上就熬，今天夜間，要把淋的水熬完它。」

千翠雲抱起孩子奶了一會，要去替換一個婦女燒火。那燒火的婦女說：

「我不累，你休息吧，主任！」

但千翠雲把她替換了。雞叫的時候，水熬完了。千翠雲往炕上一躺，將腳腿的骨節，都像斷了一樣。躺下剛閉上眼睛，天就亮了。她趕忙起來，同大家一塊去割土，割柴火，挑淋水……

四

因為去年收成不好，今年春天普遍開災荒，家家戶戶缺吃糧，缺種子，缺馬草馬料。拾不着，借不來，大家都覺得困難了。

這時已經過了一個多月，千翠雲領導的裁縫小組，熬了有一萬多斤糧。她們白天刮土，刨柴火，淋水，晚上就搭夜熬，一個人平均每天熬二十多斤，這時候二斤糧能換一斤糧食。桂枝領導的第三組，從那以後就不幫助老輩們裝糞車，通通去編草帽跟編蓆子，她們的成績也不小，一頂草帽能換一斤多米，一領蓆能換半斗米。這時凡是參加婦女組生產的，困難都解決了，沒有參加的，掏換吃的又就誤種地；去種地又沒吃糧，真是兩頭着忙。很多人看着參加婦女組生產有利，便都要求參加了，到二端午節二時候，她們的三個組，已經擴大到了七個組。組中記工，算賬，評分，算股，弄的很清楚也不打唧唧。過去一些不開通的男人勸自己的老婆參加，婆婆情願給媳婦抱孩子，做飯，騰出兒媳婦去參加。尤其是一些年青婦女，愛湊熱鬧，在一塊幹活有說有笑，一點也不覺得累。

千翠雲自己一心領導大夥生產，她在熬糧組，分了一千多斤糧。爲了幫助人家解決生產困難，她借出去三、四百斤。至於劉大怪他們，她根本不去想。不幹活，將來看他們喝西北風過日子吧！

這一天，八成媳婦從屯裏回來，看見于翠雲就拍着手說：

「主任！你那日子叫人家給鬧爭啦！」

于翠雲說：

「鬧？不鬧！爲什麼鬧的？」

八成媳婦說：

「爲什麼？二流子哩，人家大夥兒好意改造他，他不聽，現在囤爭果實吃光，偷起人家米了。……」

于翠雲說：

「打了沒有？」

八成媳婦開玩笑說：

「唉呀！看着你心痛噫不是？」

于翠雲說：

「去你的吧，我纔不心痛他呢，我們早斷了緣了，我是不在，我在怕不給他幾巴掌。……」

八成媳婦說：

「放心吧！他還沒打他。你沒有見，見了保險你心就軟了。大夫拉到會場上問他：你改不改？你改不改？他縮着個脖子，抖着膀，跟個夾尾巴狗一樣；「我改，我改，我不改樹倒我」——面說，一面學着那口樣子，說罷咯咯大笑。」

于家雲說：

「這幾天您老頭子，計你啥樣？」

八成媳婦說：

「你還不知道嗎，他是個麥糠火性，「着」一陣就沒事啦。我把分的十把斤鹽賣了三、四斤，家裏吃糧，馬草料都有啦，再落幾百斤，還準備買一匹馬呢！我今天回來，正趕上吃午飯，他還給我盛了滿滿的一碗飯哪……」說罷又咯咯大笑，一面就去刮鹽土去了。

于家雲勸了一台孩子，拉了一把刮刀剛走出門，就被一個人叫住了：

「孩子的娘！」

于家雲回頭一看是自己的丈夫，理也不理他闊步就走。

劉大怪上前面拉住說：

「孩子的娘，別走，我有話說！」

于翠雲站定說：

「有啥話說吧！」

劉大怪很可憐的說：

「孩子的娘，你就不要家了嗎，把我們都忘了嗎？」

于翠雲說：

「你自己說的，以後誰也別跟誰來往！」說完就走。劉大怪拉住說：

「孩子的娘，你，你還不知道我嗎，急，急性子脾氣，五六年前，我前混賬！人，人家也

把我鬧爭了，現在家裏吃的也沒有啦，肚裏餓的說難受，往後，我再不改，你，你打我！」

在這裏也許有人覺得：以前劉大怪對老婆子那麼利害，為什麼現在會顯出這麼一付可憐像

來。其實二流子就是這樣：當他還有辦法的時候，他比二天爺還利害；你如果壓住他，壓得他非水人不可的時候，叫他換屁股他都幹。

隔看柴火垛，兩個婦女在敲打槓子，聽見這真鬧事情，趕忙來把他們勸到屋裏。

劉大怪說：

「你想想，孩子的娘，我能還不轉變嗎？」

于翠雲說：

「你能轉變，石碾就會發芽鐵樹也就開花啦！」

劉大怪起誓說：

「我不轉變，任憑你們槍斃我！」

于翠雲說：

「沒有槍斃你，要槍斃你十個八個早也斃完啦，你什麼時候說話算過話！」她雖是這麼說，可是氣頭已經有點心軟了。

當天，劉大怪就把于翠雲賣鹽買來的五斗苞米擲到家裏去啦。過了幾日，于翠雲也搬回家裏住了。婆婆天天向媳婦叨咕：「媳婦兒，早先我真對不起你呀！」。于翠雲撥回去的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就叫劉大怪起來幹活。手剛剛一拍他，「起」字還沒說出來。劉大怪「忽」地一聲就爬起來了；以前的時候你做好飯，十遍八遍也別想叫醒他。

五

過了幾天，頭遍地還沒有翻完，就下了幾天連陰雨。雨過天晴之後，地可都荒了，草苗一齊長，各小組的地，越耨到也耨不過來。于翠雲領導的婦女生產小組這時顯也不熱了，草耨苗子也不編了。都下地幫助薅草拔苗。因為她們薅的又乾淨，又快當，爭著師她們的人很多。這

個說：

「明天給我們薅吧！一條壟一千塊！」

那個說：

「明天給我們薅吧，有粘豆包吃！」

有一天，陳發也找了于翠雲去，留她們薅地。

于翠雲說：

「往年婦女沒參加生產，也沒見撿荒幾畝地，婦女生產不夠搗蛋的呢！」

陳發知道她說的是以前的那一回，就說：

「你的記性可真好，那麼一點事，現在還記著喇，我這個人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

于翠雲也不去計較以前的事，就答應帶一組明夫去給他家薅地。

臨到三、四之後，莊稼長的五苗壯，一塊一塊的地跟案板一樣平。眼看糧食到囤裏了。區

上召開勞動模範大會。千雲雲被選爲特等勞動模範。大會上給她們屯的婦女算了算生產成績：熟糧五萬斤，接糧二二三石，買馬五匹。編草鞋五百百，賣錢九十萬元。產子五十個，賣洋七十五萬元。薅地三十六垧，割麥十垧，打柴火五人垧。這個賬一算，大家夥都說：

「劉海屯今年不是婦女參加生產，不要說擦荒地，恐怕還要餓死人咧！」

大會上，區裏獎她一頭牛，一面寫着「組織婦女能手」的錦旗。人家要她介紹組織婦女的經驗，她說：

「咱過去是一個一頭豬打狗圍着鍋台轉」的老娘們。婆婆欺，丈夫打的，在家像個狗一樣。自從參加勞動，總改變了一人。說到經驗，咱也不知道啥叫經驗，反正遇事給人懇講明白，參加生產親要自願，自己站公正，領着頭幹就行。」

九月間，村中公團建黨，她頭一個報名入黨，成了光榮的共產黨員。

四八、十、白城子

六 『如今是我們的天下了』

爲了完成一件工作任務，我乘從屯裏來的爬犁到×屯去。我們一共六個人：兩個三十上下的攜着槍的農民，騎着兩匹馬走在爬犁的兩邊，另兩個大約相同年紀也攜着槍的農民，一個趕着馬坐在前頭，一個抱着槍坐在後面；當中是我和另一個人。這個人約五十多歲，留着兩撇短鬚，油光臉，大眼睛，大概是因爲吃得過胖的緣故，臉上並沒有皺紋。從坐着的身體來看，粗胖，短腿，肚子恐怕比小牛的腰細不了多少，穿着一身青呢皮袍，戴着一頂狐皮帽。這付模樣，好像在那裏見過的一個「紳士」。他和我並排坐着。使我生厭和不愿靠近他的，是他倒背綁着胳膊。由坐在後面的那個農民牽着。我想：現在他已經不是一個令人敬而遠之的什麼紳士，而是一個罪犯。

四週一望是無際的白雪的原野，迎面北風直鑽進骨子縫裏。馬和人的嘴裏噴着白氣。馬的週身塗了一層薄霜，那個傢伙的兩撇鬍子上掛着兩條冰柱。雪在馬蹄下面「沙沙」地作響。兩

個點馬上的農民不斷唱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和一些別的歌子，廳堂上的兩個農民也隨聲附和着。

「這個人犯了什麼罪？」待他們的歌聲停止時，我問坐在後面的那個農民。

他向那個人翻了幾眼，厭惡地說：

「他犯了什麼罪？你叫他自己說吧！」

那個人卑怯地皺了幾下眼皮說：

「是……是……是……」然而也並不說話。

呆了一會兒，那個農民憤憤地說：「你不說，我替你說吧，」

「是……是……是……」

x

x

x

「他究竟殺了多少人，喝了多少血，欠人多少債，這個賬是算也算不清的。從前清也不知道多少少年以前，他爹就當官，老中華民國他當官，滿洲國他又當官，他兒子也當官。究竟都是什麼官，窮人也沒有人知道。我們光委任狀就起出來一大捲子。無論是當什麼官吧，反正是他說了算。他叫誰死你就活不成，他叫誰窮，你就得傾家蕩產，大白天他說是夜間，你就得閉

閉眼，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吞城裏露一腳，週圍九十里地的驢頭都得原土……他就有這麼大的權力，這麼大的威風。

「六十歲上下的人都還記得，那時候他爹在江省（即齊齊哈爾）當官，憑着他們的勢力，在這「北大荒」開墾佔草。他們生就的是「官骨頭」「富骨頭」，肩不會擔擔，手不能拿錢。他們只會抽大煙，抱絨太太，大風能吹他們八個勁下，開荒墾他們連犍頭都沒有摸一摸。憑着他們有勢力，有從窮人身上剝削來的錢，有一肚子就醫辦法，窮人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汗，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替他們開了荒，種了糧食，蓋了房子。他們一天天地富起來，肥起來，不信，你看他的肚子，窮人却越來越窮，剩一把乾骨頭，死了沒地方埋，拾到亂葬崗，餓狼去！

「一窩滿康德五年的時候，算起來他就有兩千五百多垧地，四個驢車。他剝削人的辦法有多少，沒有人去細算。凡是給他家扛過活的都知道：五冬六夏，從早到晚，連一口氣他也不叫你喘，颳風下雨地裏沒有活兒幹，他叫扛活的在院子裏拾人木頭，東院拾到西院，西院又拾到東院。他並不是怕窮人歇着舒坦死，他說：「窮人不幹活衣服不會糊！一衣服不爛第二年都不借他的布，他不能吃大利錢了。這就是他剝削窮人幾百條裏的一條。

「他的家產，也並不全是一點一點的剝削窮人來的，有助來的，有搶來的。我們這一塊兒

的誰都知道：滿洲國前二年有一個大胡子頭「滿山紅」。「滿山紅」是他的表兄弟；縣裏的警察官和他姓「連親」（「親」「斤」，即兩個人娶一個母親的姑娘），警察官又是「滿山紅」的姨夫。「滿山紅」的「流子」有他的股份，他是一個大窩主，胡子搶了東西有他一半。警察官帶著隊伍白天打胡子，夜間又跟他們會夥搶。大同元年呢爾吐有幾家被搶的戶，不識眉眼高低，告到縣裏去，說他們被搶的東西全在他家裏放着。警察官說他們誤告好人，押在笆籬子蹲了半年，幾個人被踢斃死了。他們的家眷改趕出屯子，財產全成了他的。

他簡直是一隻狗，誰有勢力跟着誰走，跟着會溜鬚，舐屁、拍馬，溜滑，老中華國當官，又總着這套辦法，滿洲國他從付長，聽縣裏又當什麼「委員」，什麼「長」。他有兩個兒子，都送到日本上學，回來一個在警察署，警察署是「關王殿」；一個在勞務系，勞務系管勞工，叫「老虎系」。誰都知道，滿洲國勞工，出衙逼得人死不能，活不就。可是這對他一點關係沒有，反而從中發了大財。他家裏五六個抗人活的，都不給工錢，算是頂替勞工；出衙全壓在窮人身上不說，年年他從中劫來的糧食，總在幾百石以上。他因為給日本人當狗得了好處；日本人也因為有他們這些狗，總能成立這十四年的滿洲國。老百姓因為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又吃不上飯，穿不上褲子。

「我自己的苦處，我不想說，提起來心裏比刀割還難過，可是我又不肯不說，因為這是他幾千幾萬條罪狀的一條；是咱窮人翻身的天老爺也說不過去的道理。這事我並不知道，是翻身後別人告訴我的。我在一歲的時候，從海倫縣搬到這裏。我爹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很強壯的莊稼漢，我媽很年青，別人告訴我，她是百不挑一的好模樣。當搬到這裏的時候，被他的經理（管事的）——那一個又酸又臭的死狗看上了。那還是在老中華園，這死狗捏弄了點事把我爹送到縣裏去，我媽硬被他們霸佔了。聽說，我媽到他家沒過三天，上了吊；我父親在篋籠子裏蹲了幾個月也就死了。寫了斬草除根，當時他差人把我掙到江裏去。奉命把我掙在江裏去的是一個窮人，有良心的人。他把我交給附近村子裏的一個親戚家，他自己跑了，聽說跑到雲城（關裏），直到現在我也沒有看見過這個救命恩人。」

我的救命恩人的親戚，像做賊一樣，偷偷地把我養大了，我叫他們爹媽。其實我的爹媽早死了，爹媽的死給我留下了血海深仇，直到現在我纔能知道。他的經理作這事全仗他的勢力，他又直接參加想點子。

在滿洲國倒台以後，八路軍來到了，可是他不甘心他們日本爹，日本爺倒下去。他把那些警察、特務，把逃在山裏的日本人，把胡子，把各村的壞蛋，通通聯絡一塊兒，組織了光

人，能打人，能搶人，能殺人。他們互相仗勢，互相勾搭，互相幫兇……他們只反對一個，反對咱們窮老百姓！」

他停了一會，嘴角的肌肉稍稍顫動了一下，似乎想再說下去，但看面部的表情，似乎太多了，又不願說下去，於是憤恨地看了那個人一眼，說：「你問問他：我說的有沒有一點錯處？」

那個人平快地動了一下昂着兩塊冰柱的鬍子噓吧着說：「是……是……是……是……」

騎在馬上的兩個農民，看着他那付卑怯的模樣，厭惡的囁道：「媽的，你過去的威風跑到哪裏去啦？」

「是……是……是……」

坐在我旁邊的民兵緩緩的吐氣向我說道：「同志，你說咱們窮人養活個豬能殺肉吃，養活個狗能看家；咱們養活地主呢，既不能殺肉吃，又不會看家，還騎在你頭上拉屎，咱勝養活個豬狗嗎？」

這簡單而深刻的兩句話，說明了一個天經地義的窮人翻身的道理。我待要回答，但感到自己嘴裏真是太貧乏了。

「是……是……是……」又是他那樣的卑怯的回答。

坐在我旁邊的那位民兵最後一句，算是暫時的結束了他的談話。爬犁前邊那個農民照馬加了幾鞭，爬犁迅速地向前疾馳，頓時大路上充滿「沙沙」地聲響。不多時，來在一個村頭。一個約七八歲的孩子，尖厲地喊叫「路條」，騎在馬上的民兵掏出來護他看了。我玩笑地向那個孩子說：

「你這麼一個小孩還能擋得住壞蛋？」

那孩子仍用尖厲地嗓音說：

「同志，你別看不起，若是種着壞蛋，我這小哨一吹，民兵一刷」一幹就跑出來了，他還能逃得出我們的手心！」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哨兒，向我比劃着。

那個罪犯偷偷地向孩子瞥了一個狠毒的眼光。坐在我旁邊的那個農民向他喝道：

「如今是我們的天下了！」話語中表現着極端的憤怒，仇恨，但又很自豪。好像對他剛纔那個狠毒的眼光說：「怎麼？你不服氣嗎？」

「是……是……是……」老是那聲卑鄙，怯劣的回答。

七 弟兄們的「官司」

貴生和富生兄弟兩個從昨天晚上就打衙仗，鬧了一夜，鬧了半天，吃罷午飯跑到村公所；任村長也沒有斷清這一場「官司」。

從村公所回來，兄弟兩個，一團蹲到炕頭上，一個坐在板凳上，仍然吵着，各有各的理由，誰也說不過誰。當父母的和妯娌兩個，也勸說不下，只好由他們吵去。

貴生說：「你去了你憑什麼去？長那小個兒站到板凳上還够不着鐵子吃烙餅，人家要你不起？」

富生一蹶多高，湊到貴生身邊：「你怎麼知道人家不整？人家八路軍小個多啊！有的比我還矮，十八啦，够做數就要……」一面說，唾沫星子濺到貴生臉上；貴生狠狠地翻了他一眼，只想給他邊巴掌。

貴生說：「輪也得打頭輪，應該當哥的先去！人家東院不是欠份去了……」

富牛說：「窮人翻身啦，啥都得翻翻事法應該先從末尾輪……」說著又不服氣的回到原來
的凳子上坐著。老太太一而在制鍋，又是好笑，又是生氣說：「小爺子，你歇一會好不好！」

老爺子攔着婦子說：「管他咧，有氣力叫他吵去！」

媳婦兩個看着各人丈夫那個生氣樣子，只想「囑」一聲笑出來。

貴生把身子往裏一扭說：「反正他不能去！」

富生又站了起來說：「反正你不能去！」

正說着，村長任恆進來啦，一面笑着：「別吵啦，吵還能「解決」「問題」呀，還是大夥
「研究」「討論」，看看誰去好吧！」村長抗了十幾年大活，斗大的字不能識二百，所以「解
決」「問題」等新名詞，說得特別費勁兒。

老爺子站起來迎着村長：「唉，清官難斷家務事，兩個硬頭整棒的小崽子，誰也治不
了……」

任村長說：「可不是，咱村上弟兄兩個爭着參軍的也不是您一家；東院老王家，南角角吳
秀家，人家弟兄們和和氣氣的說說就「解決」啦，哈哈……」

貴生下炕來鄭重其事地向村長說：「村長！你知道，如今窮人翻身啦！去打老蔣的人得個

頂一個使換，去些老老小小的像個啥樣？再說，小崽子人家不要……」

富生也站了起來說：「誰要你老講那一套大道理！」說着又轉向村長：「村長！叫我說，俺分這八垧地，叫他（現在連哥也不叫啦）跟俺爹種下，我去參加……要，要都去，誰在家「生產」哪！」他頓拿出「生產」的理由來說服哥哥。

村長一面笑：「對，對，哈哈！您說的都对。叫我說，富生去，貴生在家種着這幾垧地。您爹吧，五十多啦，抗了這幾十年大活，老爺子也該歇歇享幾年福啦！况且貴生有娘們小孩……」

富生趕緊插一句：「對，對，村長說的對！」

貴生說：「村長辦事兒不公平，不公平！」

貴生老婆老早看見人家軍屬給帶花，年節送禮，掛光榮匾，光榮燈，村中人人尊敬。現在家裏有吃有穿，還巴不得當個軍屬啊！村長說：「貴生有娘們小孩」像是她自己阻擋丈夫參加似的，趁着丈夫說村長「不公平」，自己也冷不防給他一句：「娘們小孩，娘們小孩也沒埋他的腿！」

這一下老爺子也沒有主意了，看着不叫貴生去他也不會讓，就說：「富生！你留在家裏

吧，你纔娶了媳婦，她……」老爺子本來是體貼兒媳婦的話，但一想站在當老公爹的份上本不應該說出這話來，況且兒媳婦正在跟前，於是自己的老臉先紅了起來。富生媳婦聽老公爹這麼一說，臉羞的飛紅，昨天東勝媳婦還用半軟半硬的話刺她：「要是富生參加去你可捨不的！」自己怕別人說她拉富生的腿。嫂嫂剛纔的那句話表現得自己多麼「進步」似的，於是兩隻眼睛瞪着老公爹說：「看看說那話，他願意去我該已不得咧，誰攔擋他啦！」

富生也說：「當爹的也該公平點！」

村長哈哈大笑起來。老爺子紅着臉低下頭更沒有了主意。老太太急着說：「要去都去吧，這麼吵鬧，哈時候是個頭兒！」

於是房子裏暫時地誰也沒有說話，只聽見貴生媳婦懷裏孩子的「不啾——不啾——」的吃奶聲音。

貴生最後想了一下，似乎發現了合理的解決辦法。說：「……爹！那條兩個都去吧！」村長說：「那可不行，老爺子跟老太太，還有您妯娌兩個……」村長聽了他們四個一眼，好像是徵求他們的意見。

老爺子攬着兩隻手無可奈何地：「好，好，都去吧，都去吧，家裏的幾塊地，我這堆老骨

頭再種他幾年……」

村長接上去：「那，哪能，互助組……」

第二天一早，紅太陽剛露頭，貴生家的門口就掛上了大紅匾，貼上紅對聯：「弟兄爭參軍，保出自衛；父母齊歡送，全家光榮」。貴生，富生披着大紅，老爺子，老太太和貴生富生家媳婦兩個胸口都帶上了大紅花。兒童團，婦女會，農民會成羣結隊的，打着鑼鼓，吹着喇叭，又是唱歌，又是喊口號。一家人喜的閉不上嘴，比辦喜事還熱鬧。老太太高興地說：「這是啥哈呀！窮人翻身，參個加還不是應分的事兒！」

歡送參軍的人會開完了。十八個青年跨上帶着大花掛着鈴鐺的大馬，鞭子一揚，順着上縣裏去的大路，一面唱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歌兒，慢慢地走遠了。貴生和富生家媳婦兩個互相看着倆人胸脯上的大花朵，好像是說：「你別跟誰逞剛強，我也是軍屬喇！」另一方面對街坊鄰居的嫂子和弟媳，表現着一些驕矜地喜悅。旁邊，那個尖嘴吳進媳婦說：「歇吧！下回也叫他男人去！」

八 買賣婚姻

一

下梅枝十五歲啦，爹娘看着好像一匹馬。

張媒婆天天來提說，爹娘嫌彩禮少，不成交。張媒婆頭一回提親的時候，有一家出彩禮五百萬塊錢，爹娘生氣地說：

「哼！前是！買匹好馬還得五六百萬呢！」張媒婆第二次來提親的時候，有一家出彩禮一千萬，爹娘還是不鬆嘴的說：

「看看俺姑娘那模樣兒，現在一千萬能買到啥？」

張媒婆第三次來提親的時候，有一家出彩禮一千五百萬，大有兩斤。娘還嫌少，爹使了個眼色給娘，悄悄說：

「別再高抬啦，去了這個主誰還能給這麼多？」於是這門親事就算成啦，說定了日子張媒婆就走了。張媒婆走出門兒的時候，爹攙掖上幾步問：

「那一家是個什麼樣的人家呢？」

張媒婆說：

「單人獨戶一個跑腿，上無公婆，旁無妯娌，姑娘過了門就是『裏家櫃』的，少生閒氣多啦！新姑爺年紀也不算大，纔三十八歲，說模樣也不算醜，就是腿有點跛。我一點也不撒謊的，免得以後來埋怨，真是……你住哪裏我這種門當戶對的人家呢！」

爹攙着兒子「嗯，嗯」兩聲，張媒婆就走了。

二

二月二，就拾頭，村中小學開學了，王梅枝背着書包上學校，路上碰見同學劉玉粉。劉玉粉說：

「哎呀，你還上學幹啥，今天是你的喜日子，一會兒彩禮就過來啦……」

王梅枝像在夢葫蘆裏一樣，說：

「別鬧着玩啦，俺還上學呢！聽說街上中學招農民班，過幾天我就去考！」

劉玉粉說：

「你不信拉倒！反正早幾天我就聽說啦！」

傍上午的時候，放假了，今天是學的新五冊第一課：「兒童要積極參加生產」。

王梅枝回到家裏，家裏有兩個穿着新衣裳的人，炕桌旁邊放着個紅盒子。她明白了。她剛把齊包放下，娘就把她叫到房子外面小聲說：

「沒了頭，還不快出去，到你二叔家去，你知道咱家裏那兩個是什麼人嗎？給你說親的，呆一會給客人笑笑進來！」

王梅枝哭着說：

「娘，我不，我不……」

說着就叫娘給推出門外了。

王梅枝在叔叔家哭了半晌，媽媽總是說她：

「姑娘長大了，總脫不了是人家的，嫁雞隨雞飛，嫁狗隨狗走，你還能在娘家呆到老？一日頭扭到西南角的時候，娘纔又來叫她回去吃飯，是炸醬肉的麵條。娘給她盛了一碗，她

不吃，直哭說着：

「娘！我不，我不！我還上學呢！」

爹發了脾氣說：

「小丫頭，由你啦，你知道個啥！」

娘勸着說：

「孩子，莫聽話，尿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一日時，一日飯餵你，現在長大了，不給娘……

不聽娘的話還行？……」

東鄰西舍也有來勸勸的，無非還是那些話。最後，玉梅枝長出了一口氣想：人家當姑娘的，都是這個樣子；姑娘長大了，給爹媽掙一份彩禮，也……吧，也算報了爹娘養大之恩……她這時好像覺得剛纔的想法不對，想出了當姑娘的卡份，對不起爹娘一樣。於是也就不哭了。但不知那好姑姑是個什麼模樣兒？什麼秉性？公婆行人可厚實？

娘見她不哭，想是回心轉意了，就把那晚炸醬肉麵條兒換了碗熱的，像她小時候一樣捧給她。她端起碗來，呼吃呼吃喝了半天，光見蒸氣，不見匙鏟，一碗麵條連一半也沒吃完，也就不吃了。

拜完天地就入洞房，她坐在炕上的朝裏，一百半到一百天。鬧房的人走了，新姑爺也進來。一拜天地，一坐洞房，一坐拜堂的時候，一直她沒有看見新姑爺是什麼模樣，這回她碰過臉來，新姑爺正對着豆油燈諾一枝煙。清清楚楚的；兩片厚嘴唇像腫了一樣，眼和眉膀在一起，眼窩挺深，滿臉歪歪扭扭。下巴黑黑光光的，他那厚唇的周圍了個皺巴巴沒清楚。這一眼似乎使玉梅枝的哭出來，不過她又想：模樣到不要緊，只要他好好生養，這日子，一輩子也就……

這新姑爺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呢？過了幾天，玉梅枝完全知道了。他每天賭錢賭到三更後，總帶着一些煙槍和酒臭的喘回來，眼睛裏帶着一條條的紅血絲，人家盡叫他趙大換。有一天夜裏，他領着兩個人進屋來了，一個五十多歲，一個三十多歲，他領三個蹲在炕的一頭小桌合計着。

那年的說：

「是不是離屯子挺遠那一家？」

那個年青的說：

「是，就是那一家，院牆也不高，我白天已經探聽好了：兩匹黃驃馬……。」

趙大揆說：

「就那一家嗎？我也知道啦，一個寡婦，一個小孩，還有個六十歲的老公公，他們聽見動靜，也咬不下來誰個球！……。」

他們以後又咕噥了一會兒，王梅枝也沒聽清楚，最後只聽說：

「那麼明天晚上……在東墳地碰頭……。」那兩個人就走了。王梅枝問：

「你們說的什麼？」

趙大揆說：

「你問那些幹什麼？」

王梅枝說：

「你以後別領那個不三不四的人到家裏！」

趙大揆說：

「你管不著！」

四

第二天約摸半夜的時候，趙大摸從外面回來了，點上燈，把王梅枝從被窩裏拉出來，一直拉到東房山牆下，指着一個地方說：

「幫我掀開！」

王梅枝看時地下平放着一個大門，原來這裏是一個小柴火垛，現在柴火被拿在一邊子去了，王梅枝無可奈何的帮他掀開那個大門，往裏是一個傾斜的黑洞，趙大摸進去點着一盞燈，裏邊，是一個大地窖，他又鑽出來，從房後牽出一匹馬來，一直牽到洞裏。出來把大門蓋上，草仍堆在大門上，恢復了原狀。

回到房子裏邊，王梅枝問：

「你這是幹什麼的？」

趙大摸愛理不理的說：

「你問幹什麼？」

王梅枝說：

「我不准你：你不生產，天天吃酒賭錢，偷人家的馬！」

趙大摸說：

「你管不着！」

王梅枝站起來：

「我往農會報告你！」

趙大摸從地下撿起一根鐵盤火棍，擰頭擰住：

「你敢？我打斷你的腿！」

王梅枝少不得退坐在炕沿上。過了一刻，大概趙大摸怕草沒把門板蓋嚴實，又出去看看。王梅枝乘機跑出門外，向村公所走去。趙大摸回屋見王梅枝不在房中，慌忙撿了一塊劈柴棒子，擰出去。王梅枝跑的快，他跑的快。

轉到村公所的門口，王梅枝已經被他追上，聽見王梅枝「哎呀」一聲，掙倒在地，趙大摸嚴厲的說：

「給我滾回去！」

這時村公所還點着燈，幾個幹部正在討論生產問題，趕忙跑出來。趙大摸向村主席說：

「沒有什麼，平常，她成了一個瘋子，夜間到處亂跑，我現在就領她回家去！」農會主任端出燈來照了照王梅枝的臉，血從頭髮裏淌出來。他急忙把她抱起來，王梅枝哇的一聲哭出來：

「她……」

五

過了兩天，在區政府。李區長坐在一個桌子後面的板凳上，王梅枝頭上裹着，一塊白布和她的爹媽坐在右手的一條板凳上，趙大摸站在左邊。還有他們村的村主席。

李區長說：

「趙大摸偷馬幾次，屢教不改，又侵犯人權，打傷王梅枝，經政府司法科批准，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接着問：

「王梅枝，你有什麼意見？」

王梅枝哭着說：

「我反正是不跟他過了。提親的時候，我就不知道，爹娘拿了一千五百萬地錢和兩疋布的彩禮！」

李區長對她的爹媽說：

「你們老人家真糊塗！爲那麼一點財禮，非送姑娘一輩子，看看現在你姑娘叫打成什麼樣子了？」

王梅枝的娘也哭着說：

「我本來就不願意，都是那老不死的……」

他爹說：

「看看，現在又埋怨我！當初你不願意是嫌彩禮少，以後你不是就答應了嗎！」

李區長說：

「好了，好了，根據婚姻自主的法令，王梅枝完全有理由提出離婚，況且纔十五歲，根本就不到結婚的年齡！」接着又向王梅枝說：「現在介紹你到縣立醫院養傷，你不是說你還願意上學嗎？傷好了可以去考中學農民班。」接着又向村主席說：「回村把這事給大家講講，現在村裏買賣婚姻很普遍，拿這件事教育大夥兒，發動婦女要求婚姻自主！」

王梅枝坐馬車上縣裏去，爹媽坐在車上照顧着她。老兩口直向姑娘說：

「我們就是糊塗透頂的老混蛋！爲了幾個彩禮，把你弄成這個樣子！」說着老眼裏滴出幾滴淚來。

四九·四·齊齊哈爾